

歐戰發生史

東方文庫第四種

東方雜誌社編印
商務印書館發行

歐戰發生史

第一章 大戰之醞釀

一 大日耳曼主義與大斯拉夫主義

此次歐洲大戰爭之真因，要在大日耳曼主義與大斯拉夫主義之衝突，此人人所能知之而能言之者也。然一加深究，何謂大日耳曼主義？何謂大斯拉夫主義？若何而發生？若何而擴張？則瞠目結舌而不能對者，比比皆是。偶見英人屠賚氏所著奧匈國一書，於此事多所闡發，因摭拾大凡，以明斯二大主義之由來，俾論世之

章錫琛
錢智修
高勞
甘霖
胡學愚



賀 15918

士得資考證焉。

大日耳曼主義

所謂日耳曼者，或指德意志民族之國土，或爲德意志與奧地利，故大日耳曼主義之運動，起於此兩國，蓋無足異。然實則德意志之大日耳曼主義，與奧地利之大日耳曼主義，其起源及其性質，均各不同，固未可一概論也。今欲闡明其波瀾曲折，先述起於德國之大日耳曼主義。

德國有所謂『全德同盟』者，乃一種團體，其創立在一八九四年。此同盟運動，厥後漸引歐洲各國之注意，而所謂『大日耳曼主義』之運動，遂騰播於人口。然追溯過去之歷史，則十九世紀之初葉，已漸露其萌芽，而氣運之勃興，卽發端於是時。蓋當時德意志國土，經拿破崙第一蹂躪以後，蕭條黯澹，不可名狀。於是有亞倫德、楊衡、蓋藝爾、克拉斯德諸詩文家，以懷抱愛國之熱忱，崛起奮起，作爲詩歌文章，激昂

慷慨，鼓吹愛國之思想，如亞倫德之『祖國』一詩。爲德國國歌，頗著於世。其大意以德意志方言傳播所及之地，卽爲德意志國土，此實大日耳曼主義之所自始也。

因斯愛國心之激起，於是有一八一三年之獨立戰爭，尋又有滑鐵盧之役，遂以一八一五年之維也納會議，脫法之羈絆，組織德意志聯邦，以代舊時之德意志帝國。亞倫德所創之全德主義，至是始告實現。然其主義之精神，實未完全貫徹也。蓋當時所謂德意志聯邦者，不獨德意志民族之國土而已，尙有種種繁雜之他民族及他邦國加於其中，如當時爲聯邦盟主之奧地利，併有匈牙利以外倫巴德、威尼斯等意大利之土地。且奧之勢力，遠及巴爾幹半島、塞爾維亞、波斯尼亞、保加利亞、滑拉幾（今羅馬尼亞之一部）等地，皆在其勢力範圍之內。加之如和蘭、丹麥亦無不加入於此聯邦，各得選舉議員於德意志議會。且英吉利國王，亦有爲漢納巴家君主之資格，故於德意志聯邦亦有關係。以如斯之情態，而名之曰德意志聯邦，不過一極廓落極紊雜之集合而已。故自維也納會議以後，至俾斯麥退職時代，所

謂真正大日耳曼主義者，迄未實現。

大日耳曼主義，自維也納會議以來，至俾斯麥退職時代，未嘗實現，其主要之原因蓋有二：一以維也納會議以後，法國革命之氣運，漸普及於德意志聯邦，自由民權之說，盛行民間，遂不能專意於大日耳曼主義；一則俾斯麥力謀反抗此革命主義之潮流，而實行強硬之中央集權政策，且以普魯士爲德意志聯邦之盟主，而建設一基礎鞏固之德意志帝國，爲其畢生之事業，故對於大日耳曼主義者所奉未熟之膨脹主義，尤所反對；而大日耳曼主義遂無活躍之餘地。

俾斯麥既漸舉中央集權之實，而實行其所抱之國家社會主義，凡有危害於德意志統一之政策，即排斥之不稍寬；故反對大日耳曼主義者，俾氏唯一之主張也。俾氏以奧地利奉基督教，而北德（即普魯士）奉新教，實日耳曼民族不能統一之第一事。故其言曰：余以爲雖舉奧地利全部或一部爲我德意志之領土，亦毫無實益之可言，即得奧領細來西或波希米之地，亦不足以廣我普魯士。蓋欲使奧地利

同化於德勢有所不可能欲使維也納政府受支配於柏林政府而爲德意志之附庸亦決非奧之所願也。此傲岸不屈之意乃俾氏所至死不改者。嘗有奧地利大日耳曼主義者薛尼辣在奧地利議會主張其說爲俾氏大加駁擊其時德意志聯邦君主均服俾氏之政策而以其說爲是故大日耳曼主義當俾氏執政之日屏氣側立而不敢聲。然俾氏去職以後此主義卽傾動輿論漸有復活之狀。

德皇威廉第二既襲俾斯麥之後掌握政治上之實權遂一反俾斯麥之所爲。皇之主張在利用大日耳曼主義排斥大斯拉夫主義以建設強大之德意志帝國。法人某曾著論贊成大日耳曼主義謂德國欲謀發展而求臻於強國之地位不可不併合奧地利。此實與德皇之意見相合。然而德皇之抱此意見非僅由全德主義之理想而實因恐怖斯拉夫民族之優越也。

德意志對於近年斯拉夫民族急激之勃興不得不深感警備之必要故德皇之政策遂亦不能不與俾斯麥相反而身爲大日耳曼主義之獎勵人。上有好者下必

有甚，於是主張者日益衆，而全德同盟於以成立。

奧地利大日耳曼主義之運動，後於德意志。自一八七一年吼漢威爾得內閣時，始漸開其端，而薛尼辣氏實其先覺。薛氏之說，初不甚受國人之歡迎，嘗在一八七八年議會之議場，宣言今在奧地利國內德意志民族之間，與德意志帝國和同之希望日盛。當時舍少數之青年及學生外，無和之者。然一八九〇年以後，大日耳曼主義大盛於德國，奧國遂因之漸受傳播，其勢大張。於是言大日耳曼主義之書籍，流布甚廣，所論莫非德意志民族之發展策與其帝國之膨脹策，而機運因之漸熟。至一八九四年，遂創立全德同盟，其時主張之說，略謂德國但謀永遠鞏固普法戰爭以後之地位，實爲大誤；若忽而不論德意志帝國，必有敗滅之憂；且德國對於奧地利和蘭比利時瑞士諸國，經濟上之關係更密，不可不求殖民地於歐洲以外，以安置每年增加之六十萬人口，且於國外奠定經濟獨立之基礎；此足以窺全德同盟之氣勢矣。

自是以後，全德同盟之勢力漸漸漫於德人散居之世界各地。其鼓吹最力者，爲全德同盟之機關雜誌全德週刊，極力發揮其主張，而傳播之；於是奧地利議會，遂亦發生與黨，而同盟之力，擴張愈廣。如德國大日耳曼主義首領蒲來克，以爲欲謀全德同盟發展於奧地利，當先與奧地利互相聯絡感情；因以耶穌聖誕贈品賜奧之貧兒，或贈以美麗之圖畫，或賜以金錢及其他種種之保護，其宣傳之方法，可謂至矣！

全德同盟之主張者，既殫力盡志以從事於運動，效果亦於以彰著。加入其同盟者，逐年增加；至一九〇一年，其數達二萬人，設支部於世界各地。其在奧匈者，支部凡八十有五，此等支部，皆與德之本部聯絡，而發展其運動。奧地利議會中，大日耳曼黨之議員，凡二十人，支配報紙之大部分，利導輿論，不稍懈怠。且不僅政治界爲然，即科學文學美術暨其他各方面之人物，亦咸協助其宣傳，而僑居海外之商工，更助以莫大之力。其勢力之發展，遂莫之與京。且會員中，不問爲正會員準備員，皆

有同志互相輔助之責，會員必須求助時，可訴其事於最近之支部，各支部均有會員名簿，檢查之後，知其人果爲會員，卽加之援助；其機關之完美無缺，有若是者！

全德同盟之具體的參言於奧地利政治，始於巴狄儀伯提起之國語條例。此國語條例，本不過實施奧國憲法第十九條所定國語之平等。然偶遭希米的克之反動運動，致起騷擾，而其結果，乃大增聲望，其後遂漸占勢力於政界。且不獨奧國爲然，卽德國亦被擾及，致起柏林政府之干涉。此雖與全德同盟無甚關係，然一八九七年，大日耳曼主義者開大會於德之突來斯頓，並行示威運動於拉布底，有須聯合歐洲大陸之激語，奧皇因是會德相於伊細爾，卒廢國語條例。而一九〇〇年六月間，大日耳曼主義者開常會於孟都，揚言維持奧地利之大日耳曼主義，爲全德意志之生死問題。要之發布國語條例之四年中，入全德同盟者，蓋逐日而增也。

大日耳曼主義之運動，既如火之炎炎，日益騰達，而出世之僧侶，亦遂不能守靜默之態度。如德國新教派長老，則謀養成奧人親德主義之僧侶，先創新教主義之

學校，以代奧國向日忠實教育主義之學校，極力主張以基督教改宗爲新教，而速離基督教本山之羅馬。於是以大日耳曼主義爲中心之種種集會，盛行於奧地利、中波黑米亞各地，因此遂起宗教上之衝突，而所謂『離羅馬』一語，漸及於政治上，成爲脫舊教國奧地利之支配而依新教國之德意志之說。奧政府至是不能復忍，故對於打破基督教之運動，力謀防壓之策；故奧太子飛蝶南大公，實投身於此宗教競爭之中，組織反對改宗主義之黨派，而率先以助教會，此一九〇一年事也。因此阻撓，而宗教上所謂『離羅馬』之運動，遂卒無成功。

奧地利之大日耳曼主義，既日益發展，而國內種種之騷動，隨之以起，政府爲其所困，一再不止，至一八九九年，遂有蔓延奧地利全土之大亂勃發。表面上雖云爲增稅問題而起，實則與大日耳曼主義相關聯，其真因實卽親德同盟也。於何證之？則騷擾時，熱狂之羣衆，咸唱德國國歌，且剝下稅務局之奧國徽章，攻襲皇城，詈辱奧皇室等，舉皆其彰明較著者也。奧之軍隊，大都爲德意志人與斯拉夫人。一九〇

一年大演習時，德意志人之軍隊與斯拉夫人之軍隊大起格鬪，自是遂積不相能；而最激烈者，爲波黑米亞州之軍隊，故大日耳曼主義之思想，亦惟軍隊浸潤爲獨深。

然則奧地利皇室，對此大日耳曼主義，果取何策乎？奧皇憂其事之危也，一以維持德奧兩國皇室之親交爲主。然奧國政黨之領袖，因奧皇一意柔和，大爲憤懣，如克拉馬輅修博士，嘗痛論之曰：『彼所謂「離羅馬」之運動者，其惟一之目的，不外爲併合奧地利於德意志帝國之預備而已，政府任此大日耳曼主義之宣傳，以取奧國，而不公言其危險，且無公言之勇氣，此乃莫大之失策，必遺無窮之後悔者也。』

至於全德主義之理想如何，亦不可不一述之：彼極端論者之理想，在以和蘭之亞摩斯德爾登羅多爾，但及比利時之安多華浦諸港爲北德意志之要港，而以巴爾幹半島之薩羅尼加爲南德意志之要港；至於熱狂尤甚者流，則更欲以多瑙河

全河爲德意志之領水；且并吞巴爾幹半島，依伯達鐵道，達波斯灣，而以德意志皇帝爲摩哈默德教之保護者。此種夢想之大計畫，實欲建設一大帝國於中央歐羅巴，其廣大遠過中世紀時代之德意志帝國。擁八千萬之人口於其處，排斥異己之武力干涉，而堅固國境之防備；一面更擴張關稅同盟，使德之商業，突然振興，如今日之美國，有極大之國內市場。自是而後，不特德之文化，可普及於中央歐羅巴全部，且將對於『斯拉夫禍』加最後之鐵椎。此種抱負，雖屬夢想，其志向之遠大，能毋令人驚異耶！

大斯拉夫主義

所謂斯拉夫民族者，普通皆知爲印度歐羅巴人種；實則言其人種之起原，學者之說，尙斷斷未定；而要爲太古時代伸擴於歐洲各處有力之民族。觀今日德意志之漢那耳，尙有其遺跡，足以知其往昔侵入中央歐羅巴之深矣。然其後因日耳曼民族崛起北方，其勢力漸擴張於中央歐羅巴，此斯拉夫民族，遂受逼而東趨，乃以

今日俄羅斯北部及第聶伯爾河畔之地，爲其故鄉。

斯拉夫民族最初雖一純粹之種族，然以屢經轉徙之故，遂與他種混合。其在中古時代，則由亞洲入侵之蒙古種與之相接，而二百五十年間，爲韃靼所征服，一時處其統治權下，血族上烏得不被其影響？如彼得大帝之母，實爲黑髮之佳人，乃一出自韃靼種族豪族之女也。由此觀之：自俄羅斯皇室以至於其人民，混有蒙古人種之血液者多矣。

斯拉夫民族之在歐洲其數達一億四千萬人，於數字上可謂最有勢力之民族。自俄羅斯至巴爾幹半島及奧匈國，占有廣大之地域。人種學者常分之爲東斯拉夫、西北斯拉夫及南斯拉夫之三大別。

三者之中，惟東斯拉夫獨占多數，即今所謂俄羅斯人也。自東歐羅巴平原遠及於烏拉山脈之間，更由中央西伯利亞散處太平洋方面，其數不下一億萬；而在匈牙利北境、加里細亞之魯的尼亞人，亦同屬東斯拉夫種族。

第二爲西北斯拉夫族，波蘭人占其大部分，其數約一千五百萬；次爲住居奧地利北部波希米之塞人與摩拉維亞人，數約六百萬；其他住近德國國境之加錫比人二十萬，瑣路克人（一名汪特人）十八萬，匈牙利北部之斯羅博克人，二百五十萬。此等西北斯拉夫種族，因久與日耳曼種族接近之故，受其感化者多，遂與東斯拉夫族大異。

第三爲南斯拉夫族，以居巴爾幹半島者爲主，卽塞爾維亞、門的內哥羅、波斯尼亞、漢時俄維拿、克羅太人等，合計達九百萬以上；此外尚有保加利亞人五百萬。

所謂大斯拉夫主義者，何因而起乎？蓋斯拉夫人處在他民族國家之下，久困於其壓制，遂漸起民族的自覺心，而其最初，則亦同大日耳曼主義，帶有文藝的性質。大斯拉夫思想之先鋒，爲十七世紀時奧屬克羅太人克略尼智氏，氏見其同胞受虐於奧，輒悲憤不能自禁。因思俄羅斯帝國，本我斯拉夫民族發祥地，宜使所有斯拉夫民族，悉合同於俄國皇帝之下，而欲堅此民族的結合，必先據大斯拉夫的之

言語，使一般之斯拉夫民族，起共通之文學，此克略尼智氏之主張也。

及克略尼智死後，此文學的運動，一時潛其勢力。其後經二世紀至於十九世紀，此運動遂復甦，是時之中心人物，爲斯羅博克人柯爾勞。其始僅屬文藝上之運動，絕不含政治上之意義，故亦未嘗有革命的思想也。然自斯拉夫之女詩集出版，其說乃逐漸變更，所謂斯拉夫民族主義統一之理想，因之發動。似謂斯拉夫民族，宜向日耳曼民族規復被奪之土地，於是其理想乃顯帶政治上之色彩。而其一八七〇年出版之文藝的大斯拉夫主義一書，實可謂於大斯拉夫主義之理想史上劃一新紀元者也。

柯氏既筆歌墨舞，爲文藝的大斯拉夫主義之首領，其盛名遂隆隆日上，至今其墓碑上，尙刻有『生則收全民族於其心，死則生於全民族之胸』之句，足以知其爲一代之所仰望矣。與柯氏同時者，尙有其同志哈利德列克，及其門人崔拉科布扣，皆爲一時髦俊，努力宣播其主義者也。

以上言大斯拉夫主義在文學方面之傾向，若夫政法方面，則此主義自彼得大帝（在位一六八九年—一七二五年）時代，既爲俄國政府之所崇奉，蓋大野心家之彼得，常以東羅馬帝國之繼承者自任，兼有自爲全斯拉夫民族共主之理想；而此理想，實卽近世所謂大斯拉夫主義之中心思想也。厥後俄羅斯常保護他國所屬之斯拉夫民族，夙夜講求懷柔之策，其事跡皆歷歷可按。如十八世紀時，塞爾維亞之學生，多就學於俄羅斯之大學，耶里撒別女皇，爲羅馬尼亞人建寺院於克倫斯坦，助之宣傳其主義，皆其最著者矣。其尤甚者，以常向其他斯拉夫構釁爲政策，蓋其主旨，不外乎欲得奧屬斯拉夫人之領土權而已。

然而大斯拉夫主義，真成爲俄國政策之要素者，實自十九世紀始，卽尼古拉斯一世（在位一八二五年—一八五五年）以後也。俄羅斯自一八三〇年至一八四〇年之際，漸起民族的自覺，熱狂之態度，因之日熾。卒有莫斯科之斯拉夫黨發生，而開始運動，卽以是黨爲中心。當時彼等之抱負，欲使俄羅斯成爲全世界未來一

大強國，其國境則南自希臘羣島，北及白海，西自亞德里亞海，東達太平洋，且舉亞細亞全土，均爲俄國之領土。其次以斯羅博克人爲中心，開斯拉夫大會於波希米之蒲牢格，宣布世界的大斯拉夫同盟，並極力鼓吹大斯拉夫文學。然卒以斯拉夫民族之智識，尙皆幼稚，致不能收顯著之效果。

及十九世紀之後半，波希米之基塞人中，斯拉夫愛國詩人輩出。然此時之大斯拉夫主義，漸失文藝的色彩。一八六〇年以來，基塞人力主國語之改正及制度之變革；其唱之者，爲巴拉寇及哈輔烈克。一矯往日空論之弊，專自實際上貫徹其主義。巴氏爲有名之歷史家，深悟民族獨立之主要條件，在於得政治上之自由，而中央集權，實所最忌。故謂僅使奧地利之一民族（指日耳曼民）專其優勢，實爲國家衰亡之原因。

哈輔烈克與巴拉寇皆主張基塞人當與日耳曼人同權，其言曰：欲使斯拉夫人進於善良，當先盡力於俄羅斯所輕之自由思想，而使之日益發達，此卽新自由思

想之所由始也。

基塞人之大斯拉夫主義，既漸改其面目，即政治上自由獨立之精神，亦顯然瀰漫於彼等之間。然此自由主義，不獨主張基塞人與日耳曼人之同權，且不願隸屬於斯拉夫盟主之俄羅斯，故巴拉寇之意見，與前述斯拉夫之女之著者大異。其一八六七年所發表之意見曰：俄羅斯之領土，今已過大，而不便統御，又烏可再行擴張？況建設斯拉夫語，既屬難能之事，而宗教問題，尤爲前途莫大之障礙。蓋欲使新教或羅馬教改宗爲俄羅斯之希臘正教，其事至難也。巴氏一人之持論，足以代表基塞人全體之思想矣。

是故自實際上言之，彼基塞人，實完全不願立於俄羅斯之治下；且有疏遠俄羅斯之傾向。此證諸基塞人在一八六六年蒲牢格所開斯拉夫大會之宣言可見。其言曰：『奧地利不可不保全，吾人不可不在奧匈國內保全，』可謂言簡而義賅矣。又如基塞某報，論奧地利與俄羅斯之關係曰：『并合全斯拉夫人，而造成單一之』

國民，此種計畫，非吾人之所敢贊成。蓋吾人甚願尊重吾之歷史，而決不欲喪失吾之獨立也。至吾人今日所以與他之斯拉夫人修交，實無他意，不過欲親善同族而已。其見諸言詞者，不亦深切著明哉！

然一方在俄羅斯之大斯拉夫主義，則克利米亞戰爭以來，氣勢雖若潛隱。而一見德國勃興，日耳曼之統一告成，勢不得不因懼而生奮。故排斥日耳曼主義，即大斯拉夫主義之運動，於時遂崛起。其始以一八六七年開大會議於莫斯科，謀斯拉夫人之世界的大合同，越二年於俄羅斯帝國立國千年紀念日時，贈勳章於奧國領土內之斯拉夫人名士，各報亦極力鼓吹大斯拉夫主義，頗因此大傷奧地利之感情。

嗣後自一八七〇年至一八八〇年之際，此主義之宣傳，益加猛烈，並謀傾覆奧國皇室，四布多數之扇動者，或集會演說，或分送書籍，欲自內部擾亂奧地利之民心，俄將法臺甫嘗揚言曰：『欲救濟俄羅斯，僅有分裂奧地利之一法；欲達君士坦

丁，則必道經維也納，其野心如見。而於宗教方面，則努力運動奧國奉羅馬舊教之斯拉夫人，改宗俄國之希臘正教，內外進行，孜孜不怠。

至一八九〇年之際，一般宣傳與夫改宗運動，自北匈牙利伸展於加利細亞，而南部匈牙利，遂亦受重大之結果，即此運動告成，奧地利國內之塞爾維亞人，起革命的騷亂，而彼塞爾維亞人，悉入於扇動者之手也。

其於他方，則在南匈牙利奉舊教之塞爾維亞人，更接續改宗希臘正教。適是時大日耳曼主義者，絕叫脫離羅馬，並強令斯拉夫人廣用日耳曼語，其運動遂益顯效果。惟卒以一切組織，較之大日耳曼主義尚欠完全，故猶難與頡頏耳。

其後此運動在奧地利復開一新局面，即一九〇八年蒲牢格所開之斯拉夫大會是也。此會議俄人以外，尚有波蘭人加利細亞人塞塞人克魯太人斯羅博克人保加利亞人及塞爾維亞人等，共一億四千萬斯拉夫民族之代表。凡五十五人，列於議席。其司會者，實基塞人之首領克拉瑪爾錫博士也。

當此之時，大斯拉夫主義，始立種種實際的計畫，面目爲之一更。此大會決議設立斯拉夫銀行，移農夫於斯拉夫諸國使之實習農業；並定一九一一年開斯拉夫博覽會於莫斯科，其他如計畫設置電報通信社，以斯拉夫語刊行有益廉價之書籍，及擴張俄羅斯之斯拉夫體育會，謀斯拉夫民族通族教育之普及，皆以實際的計畫爲主者也。

會長克拉博士在會場之演說辭，對於斯羅博克人，則謂日耳曼民族，向亞得里亞海侵入，希望斯羅博克人竭力防守；對於克羅太人及塞爾維亞人，則勸其宜爲斯拉夫民族任巴爾幹之屏衛。其卒也，因有經濟上之利益爲之根據，而大斯拉夫之理想，竟獲實現。故較之從前，大有進步；然而此種計畫，不可謂非因德意志民族膨脹而生之反感也。

至於南斯拉夫方面，其氣運亦漸次成熟。一九〇三年，有一俱樂部出現，極力謀南斯拉夫之合同改革，此運動遂與一般南斯拉夫人以莫大之刺戟，政界之有力

人物亦相繼參與其間。於是有一『南斯拉夫改革黨』之成立。是黨目的在完成南斯拉夫人之政治的、社交的、文化的及民族的合同，立其聯合於民主的根據之上，以期一切事物之平等，並保全自由與特權。彼等既執定宗旨，則先以塞爾維亞、波斯尼亞、漢時、俄維拿、並匈牙利之斯拉夫住地等處，置革命運動之中心，互通氣脈，刊行書籍及其他出版物。或藉新聞雜誌之力，試熾烈之運動，且於必須時，供金錢武器，以謀此大斯拉夫的革命事業。而此革命事業，則至今尚著著進行也。

大斯拉夫運動與奧匈之關係，屠賚依氏嘗於所著書中論之。其言曰：『此等大斯拉夫運動，固有危害奧地利存在之性質。然奧國亦不必因此而遽生悲觀，何則？在奧地利、匈牙利之斯拉夫種族，未必皆願隸屬於俄羅斯，且其國中二千五百萬之斯拉夫人，大半崇奉與俄國不同之羅馬加得力教，而又有匈牙利介於其間；故俄國欲伸其猿臂而統奧領內之斯拉夫人，其事至難。爲奧地利計，莫若許其要求，而與以自治，一新聯合組織，則彼等自皆滿足，而不敢叛奧矣。若夫匈牙利之將來，

則又當別論。匈牙利不欲一變從來之二國主義，與他斯拉夫民族合同。恐於其國之運命，不免有重大之影響耳。要之奧匈之人種問題，固吾人所當注目之重要問題也。

惟屠氏之書，著於一九〇九年，距戰爭起時已及五載。此五載之中，大斯拉夫主義之運動，更爲發達。如一九一一年巴爾幹戰爭之結果，塞爾維亞之國土，一躍而擴至二倍之大。其隣國同族門的內哥羅，亦因此戰爭，擴張領土，而滿足其多年之宿望。於是在巴爾幹西半部之斯拉夫民族，比之三載以前，大爲變更。而大南斯拉夫主義即大塞爾維亞主義，遂非常發展，至爲此次歐洲大亂之第一原因。

且俄羅斯之大斯拉夫運動，至近年亦益烈，如俄帝尼古拉斯二世，雖不贊成國內之大斯拉夫主義即排德主義，然而一般國論，即至宮中府中，亦莫不助其勢力，帝亦無如之何。此次戰爭，改德語之彼得堡爲彼得格勒，亦此主義之現實也。

要之此次歐洲大戰之主因，不外大斯拉夫主義與大日耳曼主義之衝突，觀上

所述不難明此兩主義之由來矣

二 德皇之鐵腕與列強仇德之由來

德意志之鐵血政策，德皇之鐵腕，與夫德人之帝國主義，武斷政略，爲威爾斯氏（H. D. Wells）所認爲障礙歐洲文明，而斷人類四十年之希望者，有一正確之解釋焉。解釋何在？即普魯士崛起之歷史是已。此中關鍵，實爲俾思麥公爵（Bismarck）。普魯士之當日，不過日耳曼聯邦中二等王國，以奧地利爲盟主，其能造成新國家而執其牛耳，且以此新造國家爲世界列強之一者，皆俾氏之力也。俾氏所信者爲鐵血政策，爲鐵腕，爲武斷政略，一經戰爭而皆底於成功。威廉二世（Kaiser Peror William II）則承其衣鉢者耳。

一八六二年，皇之大父威廉一世（Emperor William I）方以擴張陸軍經費，與普魯士議會相持，顧其事卒不就。皇乃允反動派少年俾思麥入內閣。俾氏政見，

以普魯士之大權政治爲集中點，普魯士之強盛，由君主而不由人民。故俾氏所信，亦在彼不在此。氏尤嫉平民政治，而以戰爭爲促進國家進步之一法。一八六三年，氏嘗爲有名之演說曰：『今日之大問題，不當以演說及多數表決定之，而當以鐵血定之。』此卽皇師資所自者之政見矣。

一八六三年，普奧兩國，以俾氏之主動，與丹麥戰，取勞恩堡 (Lauenburg) 公國，及石勒蘇益格 (Schleswig) 荷爾斯德音 (Holstein) 二省而有之，卽幾爾運河 (The Kiel Canal) 及德國主要軍港之所在地也。戰事定，以奧地利治荷爾斯德音，以普魯士治石勒蘇益格，而普以得勞恩堡故，又須出償金百八十萬元與奧，俾氏皆承認之。蓋據俾氏之意，此實爲與奧開戰之動因。而與奧開戰，則普魯士獨霸日耳曼之唯一方法也。普奧二國，在日耳曼聯邦中，勢難兩立，非一國屈服不可。而俾氏於分割石勒蘇益格荷爾斯德音之一年內，亦得拿破侖第三同意，允於與奧開戰時，嚴守中立；又與意大利締約，謂普魯士爲改組聯邦故，在三月內與奧戰者，

則意當爲普助。於是敵人處於孤立地位，而普魯士之鐵血政策，亦躍躍欲試矣。俾氏處此，則用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在佛朗渡（Frankfort）議會，提出聯邦改組計畫，以爲履行意普條約之張本，一面則藉口荷爾斯德音問題，與奧抗議，遂宣布解散舊聯邦，興師攻奧，且以是號召於各邦。時重要之邦，無左袒普魯士者，而助奧之邦則凡四。然普魯士有備無患，卒以七星期之力勝奧。從此日耳曼各邦，遂仰普國之鼻息矣。

普魯士既勝奧，遂合併漢那耳（Hanover）王國，佛朗渡自由市府，及公國四爲己有，蓋自俄羅斯至荷蘭沿北邊一帶，土地人民，盡爲普王所統治矣。其合併上述各國也，未嘗如意大利之成法，令人民投票表決；但根據戰勝權利，由柏林下勅令定之。柏林之君主，以神權治世，而其他二三國之君統，則爲之殄滅。由是普魯士遂爲新日耳曼聯邦之盟主，所未加入者，特奧地利與南方之四國耳。

普魯士之勝奧而爲日耳曼盟主，此鐵血政策之成功也。然日耳曼猶未統一，南

方四國，仍自立於聯邦之外，故鐵血之分量，猶有所未足。於是俾氏之意，乃知普法戰爭之不可免。蓋是時拿破侖第三猜忌至深，決不許南方四國加入聯邦，使非有以挫折之，則統一問題，必難完成也。俾氏既蓄此志，則日儆軍實，以待時機之至，務使法人首先啓釁，而普魯士則若出於自保之不得已者，以飾歐洲之耳目。試觀俾氏回想錄“Reminiscences”一書，則一八六六年時，已有此意。書中有曰：『余知日耳曼統一以前，必常有普法戰爭，』其明證矣。氏之最終目的，在日耳曼之統一，其必遭普法戰爭者。此論理學之自然結果，抑亦爲功名心所迫而不能自己者也。

回想錄中，俾氏嘗明言其開始戰爭之祕計，時爲一八七〇年，普法邦交，因西班牙王位繼承問題，極爲危迫；會普王居厄穆斯(Bismarck)，法使乃往訪普王，提出要求條件，王電示俾斯麥，許其酌量發表。電至時，毛奇將軍(Von Moltke)羅恩將軍(Roon)均在側，見電文中無開戰之機會，頗爲失望。於是俾氏遂縮短電文，以示二

人初未加添一字，更易一字，而詞氣則益激烈。二人讀竟，不覺驚歎曰：『異哉，抑何似進兵之喇叭耶！是誠與宣戰書之答覆無異矣。』俾氏乃進而解釋之曰：『余之承行王命，未嘗增易一字。顧設將此文分致各報館及各使署，則今夜可抵巴黎，而高爾牛上之紅衣乞兒，必憤懣不平。不特文中之措詞也，即發表之方法，已足令彼等入彀矣。吾人而不甘屈服者，勢必當與法開戰，而戰事之成功，則全在啓覺由人，而吾人立於被攻擊之方面之感想。法國民氣浮動，使不經議會之洩露，定能墮我術中也。』據錄中所述，二將聆此一段議論，竟眉飛色舞，反令俾氏喫驚焉。

此祕計既行，法蘭西果向普魯士宣戰，久儲之鐵血，又從是而發洩矣；而事事又適如俾斯麥所希望。日耳曼南方各邦，皆左袒普魯士，而法國則不逾時而一敗塗地；蓋自一八七一年一月十八號砲火初發以後，未及六月，而威廉第一，遂加德意志帝國之皇冕，南方四邦加入於帝國，亞爾薩斯 (Alsace) 及勞倫 (Lorraine) 亦割附於普魯士焉。溯俾氏得政，爲時猶未及十年，而日耳曼之二等國家，則已成一

帝國，而據世界各國中一等之位置。其所以致此者，則赤血與黑鐵也；冒險之外交，而以歐洲最精之陸軍爲後盾也；因有精兵可用，而投其國於戰爭之漩渦也。

威廉二世者，接日耳曼武斷政略與帝國主義之血脈者也，信君主之神權與德國之兵力者也。其國家與家庭歷史之教訓，極爲明白，卽德意志爲鐵血所締造是已。皇卽位時，於未向國民演說之三日，先向海陸軍演說，嘗以精策之言，複述俾斯麥之主義。其言曰：『德意志帝國之所以結合者，兵士也，陸軍也，非議院之多數黨也；故朕所信任者，亦在陸軍。』克虜伯公司於伊遜市（Essen）開百年紀念會時，皇又演說曰：『公司之歷史，普魯士與德意志歷史之一段也。克虜伯大礮久爲普國陸軍之利器，以大礮轟發於戰場，遂開德意志統一之先路，而卒奏成功。』亦可見皇之雄心壯志矣！

威廉第二後卒與宰相決裂，其所以決裂者，非皇之信任人民，過於俾斯麥也，實以皇信神權政治至篤，雖對於手造帝國之宰相，不甘爲所掩耳。俾氏用其鐵血，而

使德意志爲歐洲大陸第一之強國。然鐵血政策之運用，不可不謹慎，則俾氏固見之極明。其三次與外國戰，皆謀定後動，以二事爲前提：一在以外交手段，使其所欲戰之國，勢成孤立，而不受他國之干涉；二在確見本國之軍隊，較敵國更爲完備。此俾氏之權術，所以能統一日耳曼，而達其生平之大欲也。

皇之欲望，則較俾氏爲更大。皇於一九〇一年，曾宣言曰：『吾人之前途，寄於海上，德國人之在海上者愈多，則前途亦愈美滿。』而其第一海軍計畫，則在一八九三年已提出之，距俾氏之退隱，才三年耳。皇以欲擴張帝國主義，常慣用其鐵腕。其陸軍之恐嚇力，且較陸軍之實質爲大。試一究皇以鐵腕爲後盾，而實現其帝國主義之歷史，與其對於戰爭之影響，亦一有趣味之事實也。

一八九五年，爲基爾運河成功之年，德國與俄法聯合，要求日本退還旅順，蓋是時日本方從中國攫得旅順也。此事爲俄國之利益，至爲明顯。於其同盟之法國，亦爲有利。俄國者，固久欲自得旅順者也，而德國之干涉，則出於意料之外。故日本人

對之，亦憤激異常。因是日本遂親附英國，而有日英同盟發生。戰時日本海軍之攻擊膠州灣，即以日英同盟爲口實者也。

一八九六年詹美森 (Jameson) 騎兵被南非人捕獲之時，德皇致電蘭斯哇總統克魯吉爾 (President Kruger) 賀其不藉友邦助力，得奏勝利。英人聞之大憤，遂有飛行隊之組織；且令倫敦會議，保留脫國外交之監督權。嗣後德皇雖棄絕克氏，與英國重修舊好；然英人之輿論，則遂不滿意於皇。至德國海軍勃興，而風潮始稍定。

一八九八年美國丟愛將軍 (Admiral Dewey) 旣戰敗西班牙艦隊於馬尼刺，德國海軍大將棣特里希 (Admiral Diedrich) 率師進口，詢問英將某君，謂「德國而強迫美艦放棄馬尼刺者，則英國之態度將何若？」某君婉阻之，故其事卒未破裂。然對於德國政府之惡感，則非某君所能阻也。

一九〇五年，德皇親赴摩洛哥。摩洛哥者，法人所認爲有特別之權利者也。因德

皇之見訪，其蘇丹遂拒絕法人提議之條件，要求請列強代表爲顧問，別開會議。法外交總長迪爾凱塞 (M. Delcassé) 嚴拒之，謂除法人外，無干預此事之權利。後以德相馮布洛 (Von Bülow) 用恫嚇之語，法政府卒屈從之。迪爾凱塞且因而辭職，此鐵腕之成功也。而仇德者，則自此多一國矣。

一九〇八年，奧地利合併波斯尼亞 (Bosnia) 黑塞哥維那 (Herzegovina) 二省。英俄兩國以其破壞柏林條約，極力抗議。俄人因斯拉夫種之省分被割，且欲用武力干涉。德皇聞此，立下動員令以抵制之。時俄以滿洲之敗，元氣未復，故俄皇亦忍而不發。此鐵腕之又一成功也。而仇德者則自此又多一國。

一九〇九年，德國與法國締結關係摩洛哥之條約，其外狀頗爲圓滿，願一九一一年七月一日，德使署頭等參贊，竟訪問法外交總長，告以德國擬派一戰艦至亞噶提爾 (Agadir) 時所派者爲巡洋艦班德爾號，終未奏鐵腕之成績；而法人之受恫嚇，亦不若前此之甚。然此一舉也，固不啻於法人仇德之惡感，加添新燃料也。

威廉第二於一九〇〇年戰艦維脫斯倍號下水時，曾謂海洋與德國威權有密切之關係。其言曰：

『海洋者，教訓吾人，使知洋面及其最遠之岸上之重大問題，非有德國及德國皇帝在，未由決定者也。吾民於三十年前，受列邦君主之統率，流其赤血而戰勝敵國；其所以流血者，將欲自暴自棄，而退出於重大之外交問題乎？朕有以知其必不然也。使德人之自待如是，則其在世界之權力，將從此衰歇而萬劫不復矣。德人在世界之權力，決不可以一日衰歇，而欲防止其衰歇，則於必要時，斯不得不用適當之方法矣。』

威廉實行此策，而重大之外交問題，德國亦卒未被擯；非有德國及德國皇帝在，固未由決定大事也。然因此種政策之結果，而大戰爭既開，德國乃幾乎處孤立之地位，適與俾斯麥於開戰之前，愚弄其敵人之情形，相類似焉。且俾斯麥不嘗有格言乎？曰：『戰事之成功，全在啓釁由人，而吾人立於被攻擊之方面之感想。』顧威廉

則又健忘之。蓋今回之戰，無論其啓釁者爲何國，而德則固於實際上，早向英俄法三國宣戰者也。

德皇所承襲者，尤有一種政策或信仰焉：此種信仰，皇於一九一〇年時，尙明言之。謂『朕爲上帝之僕，我行我法，現代之思想，在所不顧』云云。是故抵抗平民政治之潮流者，當以德皇居第一位，立於皇之後者，爲奧皇與俄皇。而皇又爲條頓主義之保護人，以反對斯拉夫主義。俄皇者，卽其所保護之專制政治之最良表證也。此又德意志所以失歡於世界民主國之原因也。

牛津大學開學時，駐英德國大使，曾受名譽學位，該校職員，以爲此一舉也。一九一一年來英德之猜嫌，庶幾言歸於好。逾數日，英國戰艦六艘，又開赴幾爾軍港，兩國將校，咸跳舞於英艦『亞吉克斯』上，以敦睦誼。顧五星期後，『亞吉克斯』卽開赴北海，與當日之地主，相見以兵戎矣。

總之全世界因盡嘗德皇鐵腕之滋味之故，仇視德皇者，居其半數，而其餘一半，

亦無甚深摯之同情。其唯一之與國，祇受皇卵翼之奧地利耳！

第二章 大戰之爆發

一 奧匈皇儲夫婦之慘死

奧匈國皇儲飛蝶南公，奧匈國皇帝約瑟一世之姪也，生於一八六三年，於一八八九年奧皇儲路德爾夫自盡後，繼立為皇儲。生平銳意於海陸軍之改革，尤注意研究海軍專門學，狩獵術尤精，內外人士，咸目為武斷派之棟梁。欲於奧地利匈牙利二重帝國之中，更加一南斯拉夫族之王國，以成三重帝國，有復興哈潑斯堡帝國（在十六世紀前半期，嘉爾五世時極盛，奄有德奧西班牙諸國，與法蘭西斯一世交戰）之志。當一九〇八年，奧匈合併波斯尼亞及黑塞哥維那時，大有所盡力。一九一二年秋，巴士戰爭，復下大動員令，威壓塞爾維亞，竭力主張亞爾巴尼亞之

獨立以阻撓塞爾維亞門的內哥羅之勢力；英名著於一時。妃喬丹氏爲卻忒克伯爵之女，於一九〇〇年與皇儲結婚，生二子一女。一九一四年六月，皇儲偕其妃赴波黑二州閱兵，以塞門二國之聯合軍爲假定敵，合兩軍團開大演習而自爲統監。演習既終，二十八日朝，入波省首都塞拉約佛。先是數日，奧政府已屢接警報，以皇儲此行，恐有危險，皇儲不聽，遂決行；但妃殊不樂。既至塞拉約佛，乘自動車由車站至市政廳，途次有拋擲炸彈者，車過始裂，傷次車中貴族軍官二人，及道旁羣集者六人，兇手被捕，則塞爾維亞之排字職工也。報傳市中，市民歡呼皇儲夫婦者甚多。既入市政廳，臨歡迎會，後復乘車赴知事署，於市街轉角車行略緩時，人羣中突出一人，趨至車前，以勃郎寧手槍向皇儲夫婦轟發，中皇儲之咽喉部動脈，及妃之小腹。妃卽失意識，倒於皇儲之膝下；皇儲亦於數分時後失意識。自動車卽以全速力駛向衛戍病院施手術醫藥，皆無效。老帝約瑟，聞訃感傷，嘆曰：『嗟乎嗟乎！予在此世，一無所餘。』蓋老帝自長子慘死以來，閱十年而皇后爲無政府黨之炸彈轟死，

帝之仲弟爲拿破崙三世所誘，卽墨西哥帝位，於一八六七年鎗斃，叔弟繼死，皇儲飛蝶南公本爲其叔弟之子，又遭此慘劇，今僅存季弟矣。以八旬有四之衰齡，病後頽唐之歲月，聞此惡耗，其傷感爲何如！皇儲夫婦之遺骸，卽夜施防腐術，於六月二日送至維也納，葬於亞爾乏得城之墓地。皇儲雖有二男，但依奧國皇室典範，皇位繼承之要件，必爲由現君主同意而結婚所生之子孫，且出於等族婚姻者。所謂等族，以外國主權者及昔時奧地利帝國內封侯者之家族爲限。妃雖系出貴族，其結婚亦得奧皇之允許，但尙非等族婚姻，故皇儲結婚時，奧皇曾令其宣誓，將來其妃所出之子，不得承繼哈潑斯堡皇家之大統。又依法律，皇儲之子，尙有於匈牙利繼承王位之權，故匈牙利議會中，亦因政府之提案，爲承認皇儲二子拋棄繼承權之決議。蓋皇儲當日曾與某公妃之女相許，奧帝亦心許之，旣而與妃相戀，妃實某公妃女之侍伴也。老帝以非等族婚姻，於奧匈帝國前途，有種種障害，百方阻止之。皇儲不聽，結婚後老帝封妃以公爵，與以尊號，得世襲於子孫，列入皇族，一切公式會

合，均得出席。然皇位之繼承，固爲家法所限制。至奧儲之弟，亦以與某大學教授之女通，既舉二子，求與帝勅許，不允，遂辭退皇族之尊號，以庶人赴瑞士結婚。故新皇儲之繼立，當然屬於老帝季弟之長子，卡爾富蘭約瑟公年二十七歲，卽未來之奧匈國皇帝也。

二 奧塞之宣戰

塞爾維亞，在巴爾幹半島中，古爲希臘帝國之領土。西曆六〇〇年以後，斯拉夫族，多移居於此，皆受希臘帝國之化。迨希臘帝國統轄漸弛，塞爾維亞遂獨立而成一小國，至一一六九年斯德芬內曼雅帝時代，其國漸盛。至一三三一年斯德芬度山帝時代而極強。一三五五年以後，度山帝欲代希臘帝國防土耳其之侵入，聯合希臘保加利亞之軍，攻君士坦丁，歿於途次。其子繼之。一三七一年爲土耳其所敗，一三八九年又戰於科索窩，大敗，自是經七十年而塞滅，屬土耳其者凡四百年。至

十九世紀，始稍稍恢復。一八七八年俄土爭戰以後，柏林條約宣布，塞爾維亞始離土而獨立爲王國。自彼得一世卽位以來，內亂頻仍，王室瀕於危者屢矣。巴士戰爭起，塞王太子亞烈山大率軍與土軍大戰於烏斯庫普，土軍敗，塞軍遂占領烏斯庫普。昔日敗於科索窩而失陷之舊都，一旦恢復，得達其國民五百年來之宿望，殊爲榮幸。嗣後巴爾幹諸國，屢戰屢勝，土不能支，割地以和。而巴爾幹之四同盟國，又以互爭占領之土地，引起保塞戰爭，希臘門的內哥羅羅馬尼亞三國，亦加入戰局，與保加利亞開戰。保軍屢爲塞軍所敗，經列強調停議和，其結果塞得增領土約五千方哩，增人民一百四十二萬人。戰時全國土地，凡二萬方哩，人民凡三百萬人。其與奧匈之衝突，則由來已久。塞自獨立以後，全國人民，皆持大塞爾維亞主義，欲恢復中古時代塞爾維亞之疆土，并合奧屬之斯拉夫人種於己國之中。奧匈人種，素不統一，奧地利以德意志人種爲中樞，匈牙利以馬札兒人種爲中樞，而國內之斯拉夫人種，其人數遠在前列二人種以上。奧匈所合併之波黑兩州，古屬塞國，其居民

尤以斯拉夫人種爲多。此等斯拉夫人種，多屬匈牙利統治，屈居於馬札兒人種之下，鬱鬱不樂，久謀獨立。且其所奉宗教，以希臘教居多數，與日耳曼族之奉天主教者又不相協。其與塞爾維亞人則以同種同教之關係，故亦常懷抱大塞爾維亞之理想。然此等運動，實關係奧匈內部之安危，故奧匈政府備之甚嚴。其併合波黑二州，實大加阻力於大塞爾維亞之運動。當時塞政府雖首先抗議，然卒無濟於事。迨塞既勝土，正欲擴充疆土，至於亞得里亞海岸，以光復舊物，且欲在亞得里亞海岸，獲一良港，以免貨物之輸出輸入，經由奧境而納稅於奧。然奧匈久視亞得里亞之海權爲其所獨占，若使塞在亞得里亞海岸獲有良港，則於奧匈之國防，大有障礙。故竭力主張亞爾巴尼亞之獨立，以減小塞國因戰勝而得之土地。塞軍抵亞得里亞沿岸時，奧意兩國艦隊，行示威運動，以阻止塞軍占領該處港口。當時俄雖助塞，而德則援奧，俄既不欲啟釁於德，塞遂見屈於奧。塞人之憤憤不平，無待言矣。此次奧匈皇儲之暗殺，其兇手爲塞國之一學生，捕縛後，經警察官訊問，則不但與初擲

炸彈之排字工互相聯絡，且實爲大規模之暗殺計畫。在皇儲之旅館內，發見炸彈二枚：一在午餐食桌之下，一在妃之牀下，其餘持炸彈之人，亦搜獲數名。排字工則供出受塞國參謀次長克少佐之嗾使，其炸彈卽爲克少佐所授與，奧匈國民因之憤激異常。維也納之日耳曼族學生三百人，集於塞國使館前，爲示威運動，侮辱叫囂；館前所揭塞國國旗，方下旂以弔皇儲之喪，乃亦爲所焚棄，警官來始解散之。皇儲遺骸，達停車場時，學生羣集以迎，其中之一團，於歸途經過塞使館時，復喧噪示威。其餘天主教徒及回教徒之一團，亦乘機與異教之塞爾維亞族尋釁。其感情趨於極端，可以概見。夫暗殺之陰謀，爲塞國人之一團體所企畫，塞國之一高官，爲此團體內之巨魁，在塞政府對於奧匈自不能不負德義上之責任；然若謂塞政府亦與此計畫，則不免爲誣蔑之辭。而爲塞政府所不甘受者，乃奧匈國二等以下之新聞輒訾塞政府爲陰謀之發源地；甚至謂俄國亦與聞此事。塞政府以憤懣之語，辯政府之潔白；且聲明當於國內監視大塞爾維亞主義者之行動。而塞國之民，則又

以奧人侮蔑其公使館，亦尤而效之。於駐塞奧公使館前，集合羣衆，欲爲示威運動。幸塞政府嚴禁之，始得無事。塞國新聞，則謂『奧匈國關於此次事件，對於塞國，無何等要求之權利；若政府對於奧匈國，自負何種義務，則必遭國民激烈之反抗，政府不可不自警悟。』云云。七月，奧外相謁奧帝，以對塞要求之條件，請奧帝裁可。於七月二十五日，以公式提出於塞國政府，其要求凡七條：（一）政府於塞國新聞紙之第一頁，發表宣言，明告國民以排奧之不正當；若有排奧行爲，政府當禁止之，且同時以同意發陸軍令，交付各軍隊；（二）政府當抑制新聞紙，不得使用一切助長塞國民對於奧國民憎惡輕蔑心之言語；（三）解散大塞爾維亞主義之某協會，并禁止將來再組織此等性質之團體；（四）各學校之教科書，刪除助長排奧運動之事項；（五）加入排奧運動之官吏及軍人，一律罷黜；（六）由奧匈政府之代表人會同塞政府，在塞國內檢查暗殺之陰謀；（七）暗殺者之處罰，須於奧匈政府監督之下行之。此條件之外，更附以理由曰：『塞政府於一九〇八年與奧國約定，對於奧

國併合波黑兩州，不加妨害；然塞國民近來對於此約，無履行之誠意，欲使屬於匈國之南方斯拉夫各州，與塞爾維亞統一之運動正熾，此運動內含有恐怖行爲之教唆，是塞政府默認各州之團體，對於奧國爲罪犯之舉動也。且新聞紙對於奧皇儲之暗殺，揭載贊賞之言詞，塞政府亦默認之；甚至官吏軍人，加入破壞奧匈治安之運動，亦不加禁止。據暗殺皇儲之兇手所自白，則暗殺事件，實在塞國都城中計畫；兇手之手鎗炸彈，爲塞都中某協會內之官吏軍人所供給；而此暗殺武器之輸送，實賴塞國邊境高級軍人之助。云云。此公文提出後，限二十四小時內答覆。當時奧國已備兵邊境，如塞國之答復不能滿意，則奧帝將立即布告宣戰。塞政府之意對於奧匈國之要求，無損於塞國面目者，雖可承諾。其與塞國獨立之存在不能並立者，則不得不拒絕。故其回答之辭，大體上雖表示同意態度，而於最重大之點，即禁將校之加入排奧運動，及由奧官吏會同檢查暗殺事件之二項，全然拒絕之。二十六日塞國遷首都於南方，二十八日奧匈國對於塞國之戰事以起矣。

三 俄奧之開戰

俄於一八五三年，因土耳其之衰弱，欲乘勢南侵。適希臘教徒，受土之虐待，訴於俄帝，俄遂抗議於土政府，要求土政府承認俄帝有保護希臘教徒之權。土政府拒之，俄土宣戰，土軍大敗。英法起同盟軍援土，自克里米半島上陸，大破俄軍，歷史上謂之克里米戰役。於是議和於巴里，撤回俄國之要求，返土耳其之侵地，限制黑海航行之俄船。至一八七五年，波黑二州叛土，門塞出兵助之，土政府不能鎮服。保加利亞又叛，土政府戮其民三萬；塞羅尼加之民，暗殺法德之領事官，二國又問罪於土；上下騷滅，土幾不國。英法俄德奧公使，迫土廷布憲法，施新政。俄以土日衰弱，終不免於覆滅，提議瓜分。法德奧贊成之，英獨不允；蓋欲存土以制俄之南下，保印度之安全也。俄以土境內之斯拉夫人種，為俄之同胞，又以希臘教之保護者自任，故於波黑之叛土，深表同情，陰為援助。一八七七年，俄迫土廷解戰備，由各國公使監

督士國改革內政，土廷拒之；俄遂宣戰，屢勝土軍，迫君士坦丁堡，卽有名之俄土戰爭也。土軍旣敗，遂乞和於俄，割地甚廣。英人以其條件之不平，將與俄戰，列強遂開會議於柏林，認塞門羅三小國之獨立，以波黑二州歸奧地利保護，而割一部之地與俄。俄之得地大減，旣不能遂其欲望，奧則收得意外之利益。當克里米戰役，奧不援俄，俄遂怨奧，奧普之戰，俄不援奧，奧亦怨俄。柏林會議，德復助奧，於是俄德日疎，而德奧日親。時當普法戰爭之後，德防法之報復，遂於一八七九年結德奧同盟，一八八一年復加入意國而成三國同盟。法欲復德之仇，見俄奧旣疎，遂於一八九一年結俄法同盟。一九〇七年，英俄協約成，於是德奧意三國同盟，與英法俄三國協商對峙，成歐洲之均勢。一九〇八年，俄外相伊斯福士基赴巴爾幹，與奧外相埃連達遇，埃氏以併合波黑二州事商諸伊伊諾之，請以許俄艦通行他大尼里海峽爲報，約伊赴英得英人許以通航，始履行其事。伊氏甫行，奧卽宣言併合二州，英法俄三國以其蹂躪柏林會議之一部，特開列強會議，解決此問題。奧雖贊同開會，而力

拒將合併問題付之會議，俄奧之間，大起衝突。德則集兵於俄德國境以備戰，德皇復貽書俄皇，出以恫嚇。時俄新挫於日，法則於巴爾幹方面，無利害關係，英亦持重不欲與德啓釁，二州合併問題，卒聽奧之所爲，別無結果。俄以見屈於德，引爲深恥。然自是以後，俄之外交，又取聯德之策，以便致力於遠東。德以欲擴張勢力於土耳其，謀伯達鐵道之開通，欲聯俄以釋舊怨，遂與俄協商。然俄奧之感情，迄未融洽。一九一二年巴士戰爭，俄人陰援塞門諸國，而奧則竭力限制塞門諸國之勢力，俄奧之間，屢起衝突。此次奧塞開釁，俄政府要求奧政府，以對塞要求事件之最後通牒，寬展答復期限，奧政府拒絕之，奧國之戰意既決。二十五日，俄政府開御前會議，俄帝慨然曰：『德奧兩國，頻頻挑戰，吾人隱忍之，既七年有半，今已無可避矣。』遂決議於南方及西南方面，發一部軍隊之動員令。至七月三十一日，而俄奧之兵，交戰於國境。然至七月之終，俄奧外交，尙未斷絕也。

四 俄德之宣戰

俄奧交惡，德法相仇，於是德與奧比而爲德奧同盟，俄與法親而爲俄法同盟。此柏林會議以來，歐洲國際之大勢也。俄既受柏林會議之限制，不能伸其勢力於地中海，遂注意於滿蒙朝鮮各地，欲握遠東之海上權。德又利俄之經營遠東，則已得在歐洲擴其勢力。故中日戰役方定，俄德法三國同盟，迫日本退還遼東半島。德亦乘勢占領青島，爲遠東之根據地。日俄戰爭以後，俄國之極東經營，全歸失敗，俄法同盟之勢力稍弱。一九〇八年，奧併波黑二州，德皇力助奧國，拒俄之干涉，俄以是飲恨於德。然一九〇九年以後，俄仍聯德以維持巴爾幹現狀，於波斯土耳其方面，定俄德協商，而伯達鐵路乃爲德所有。巴士戰爭之際，俄奧間屢起衝突，德乘機聯絡土耳其以援奧，大擴勢力於土，德之外交，屢占勝利。俄於巴爾幹方面，勢力漸損。奧塞開釁，俄既備兵以窺德之舉動，俄皇復請德皇調停戰事，阻奧之出兵，德皇允爲盡力。嗣聞俄備戰，遂通牒俄政府致詰問，於七月三十一日下戒嚴令，向俄宣戰。

五 德兵攻法

德法自一八七〇年綏丹戰役以後，法之中歐霸權，盡爲德有，乃利用俄德不睦之機會，訂俄法同盟，以與三國同盟對抗。日俄戰役以後，俄勢稍挫，法恐俄之難持，漸與英親。一九〇四年，訂英法協約。時法人方注意於摩洛哥殖民事業，德忽援摩使之否認法人之優先權。法外務卿特爾喀式氏，主張關於摩洛哥事件，除法與西班牙外，他國不能容喙。德法外交，大起衝突。德乃發最後通牒，要求法政府解特爾喀式氏之職，並開列強會議，法若勿許，將以兵戎相見。法不得已，乃承諾德之提議，而讓步焉。但列強會議時，英俄意西諸國皆贊成法之政策，助德者惟奧德不能達其目的。一九〇八年，摩國革命，擁立新王，德皇首出承認之，並勸各國承認新王。列強不受德之勸告，議決此後對摩王交涉之權，一切委諸法西二國。德之外交，大遭失敗，憤法益甚。一九〇九年，法人乃向德皇表其和平之意，德皇欲法對巴爾幹問題，執中立之態度，故亦願讓步，而許法西二國有處置摩洛哥之權，遂定德法協商。一九一一年，摩洛哥內亂，法遣援軍入摩，德乘法西意見齟齬之際，突派軍艦至摩，

法德關係，甚爲危險。德國召集軍隊四十萬人，準備行動。英法兩國海陸軍，亦行示威運動，豫備戰事。後德法兩國政府，在柏林開議，德認法在摩之權利，法將其所領非洲剛果之半，讓與德國，德國亦將非洲喀麥隆之鴨嘴尖端，分與法國，以爲摩洛哥問題之報償，摩事始決。然德法之間，衝突終不能免。蓋法國形勢優勝，海岸綿長，財源豐富，土地肥沃，均非德所能及；而人口不增，海陸軍備，均處德國之後。德國人口六十五兆，數倍於法，每年復增人口一兆，其勢不得不圖進取。故二國之邦交，必有情見勢絀之一日。奧塞開釁後，俄皇既下動員令，法以與俄同盟之故，自不能獨立於風潮以外，亦陰備兵。德乃以最後通牒致法，而聚兵於比法邊境，欲攻法以制俄，而戰事之範圍愈大矣。

六、英國調停之無效

十九世紀以前，英在歐洲，無一友邦，以海軍力之強大，得與俄法同盟及德奧意

同盟鼎峙，此英人自詡爲光輝之孤立時也。二十世紀之始，愛德華七世卽位，對於外交，一反孤立之策。時則德國擴張海軍，俄國經營遠東，皆爲英之所嫉。英乃與日本同盟，以制俄之東略。日俄戰後，俄力已挫，德無俄之牽掣而勢益張，英失俄之援助而勢益弱。英乃結好於法。一九〇四年，訂英法協約，關於英法殖民地問題，得和平解決。從前惡感，消除殆盡。一九〇七年，復訂英俄協約，解決波斯問題，而英法俄三國協商之局，於是成立。自是英德兩國，擴張海軍之競爭日烈，而兩國之外交，亦屢起衝突。如奧之併波黑二州也，英人抗議而德助之，法之經營摩洛哥也，德人抗議而英援之。德乘巴士戰爭，聯絡土耳其，經營伯達鐵道，而英與之抗，齟齬既深，感情日劣。一九一二年，英德兩國人，頗有主張改善英德之關係者，遂有英德協商之說，但卒無成議。奧塞交戰，俄既備兵，德亨利親王赴英，說英中立。英外相葛雷氏提議與德法意三國公使會合，對於俄奧塞三國，任調停之責，暫止其軍事上之行動。法意贊成，德國則伺奧國之意而定。奧以兩國間之事，由他四國處置，殊不爲然。德

遂不願加入會議，以列強會議不能達有益目的，不如由俄奧直接會談爲辭，拒英國之提議。俄德未宣戰以前，英尙盡力於限制戰爭區域，不欲俄法與德開釁，然海陸軍已亟亟準備戰事。迨七月之終，俄德已宣戰，英之斡旋無效，遂亦不能不立於三國協商之一方面以與德奧相抗矣。

第三章 各國之參加

一 土耳其加入戰局之原因

夫以土耳其國勢之積弱，而與歐洲列強，若俄，若法，若英，出武力以相抗，是不啻氣將絕而呻吟，操利刃以自割，其無倖存之理必矣。然其所以加入戰局之原因，世人多妄加推測，而莫明其真象。願謂爲因德而戰，以自取亡國之禍，豈事實哉！土國受列強之凌逼，日益加甚，幾無獨立之望，其國之政治家，相奔走喘汗，冀乘時而起，

以恢復其固有之權處心積慮已非朝夕而列強之陰謀以覆土者亦昌言不諱。英國首相嘗謂土國之獨立將與戰局而俱終。蓋土本垂斃之病夫其幸得苟延殘喘者賴羣醫之厚之耳。然其元氣恢復又非羣醫之所利故土之處境直可謂病亦亡不病亦亡者。向使無德國以爲之擁護則其政治上之生存早成陳迹。此次歐戰德之勝敗實爲土耳其其存亡所繫土不竭力以助德俾操歐洲最終之勝券則直大愚不靈而已矣。土國之參預戰局久爲關心時局者所逆料。卽其關係之重要在稍稍研究時事者亦類能道之。至如勛爵約翰司徒（研精政治周遊列國而以外交著名於時者）輩則直稱君士坦丁爲戰爭之主幹而自餘皆其枝葉。奧京維也納之外交界僉謂巴爾幹之役土國不得不割塞羅尼加省（Sardines）以與希臘此舉實足使德意奧三國聯盟受一莫大之打擊此省之必須恢復雖或引起全歐之戰亦未爲過云云。觀此可知近東及巴爾幹之事變實爲此次歐戰關鍵所在。總之歐戰云者實世界之戰爭而非歐洲一隅之戰爭也。當二十世紀之開元識者知時局

日非，土耳其處羣大之間，藉以久延其國祚之舊局面，已幡然一變，而土亦將不國矣。蓋土自國勢凌弱以來，北迫於俄，西制於奧，罔不欲蠶食其國土而自拓其封疆，况君士坦丁爲交通歐亞之門戶，尤爲俄奧所欲攘而有之者。俄欲操黑海之出路，以自保其利益，故眈逐之情，視奧爲尤甚。初時土尙強大，俄奧雖不敢遽逞，然兩國發憤爲雄，有一日千里之勢。以故千九百年之土耳其，其強盛遠遜於千八百五十年，而兩國則已成土之勁敵，迥不如疇曩之徘徊瞻顧，莫敢先發矣。尤有甚者，巴爾幹各邦久臣服於土耳其，政治不修，財力凋敝，自得土耳其敵國之助，居然能自樹立，不特有多數之陸軍，卽經濟亦復充物，各邦以屈服旣久，所以致憾於土者自深。况宗教不同，益復鄙視土爲左道之國，嘗以奪據君士坦丁傳布基督教自相期許。此則土心腹之患，非得與國之相助，勢不免轉而臣服於諸小邦也。然土之舊友如英法等國，要決不能爲土助。蓋歐洲自德國以工業稱雄霸以來，國際上之情勢已一變。况德意奧之海陸軍力，又駸駸增盛，其勢足以控制地中海，是非英法之所利

也。英法當此，自顧不遑，更安暇以充分之陸海軍隊，救土耳其於俄人之手。苟或貿然出此，則北歐洲必且以空虛而被敵所乘。况以英法觀之，除令俄人割據君士坦丁，設雄厚之水師於黑海外，更無他術足以破聯盟國之陰謀，而自保其西部地中海之特權。此所以英法改而親俄，並從俄而日夜孜孜，惟以滅土為職志也。雖然，好生惡死，人之常情；多難興邦，古有斯語。土雖以病夫見稱於世，然當茲日暮途窮之會，未嘗不勉思所以自振，是故革命之幟旣樹，響應幾遍全國。除一二象養於外人之關茸外，無不喜舊制之推翻，而中興之有望者。國中新黨，更深憤歷年來發政施令，幾無不為列強利益計，而無預於己國。因決計勵精圖治，務使政府為國家而設，不復為列強負弧矢，執前驅之役，並思恢復已失之省分，聯結尙存之小邦，此其熱誠之奮發，實亦根於已往之歷史，非偶然也。政治上之精神旣奮，宗教上之雄心亦起，土耳其皇帝本為世界回教之主，而回教盛行之地，則自君士坦丁以至麥加，自摩洛哥以至印度平原，縱橫數千里，無不奉為圭臬。據土耳其之意，以為必須聯合

亞西里亞，小亞細亞，波斯，阿剌伯，印度，埃及，以及非洲全境，而重起十字軍，驅基督教徒於境外，俾不復能肆其酷虐云。然而今日之能爲土耳其助者，獨一德國。而德亦崇信基督教者，特對於土之雄心奢望，則甚願提攜而撫育之耳。德之所以爲將來計者，實欲組織一大聯邦，由北海以達波斯灣，若荷蘭，比利時，丹麥，日耳曼，奧國，瑞士，巴爾幹，土耳其，波斯，皆席捲而囊括之。若是，則由歐洲中部至波斯灣之陸路交通，胥得而把持之。而歐亞間陸路之商務，卽於以發展。現鐵道已築至君士坦丁，更由君士坦丁展延至報達與波斯灣，則不特小亞細亞及米索波達米亞大平原得開放以納歐洲之資本，而向之所謂歐亞商務交通者，自亦可見諸事實。則大聯邦之致富，可操券而責償矣。大聯邦中，當以土耳其爲主幹。蓋土之亞得里諾波爾 (Adrianoople) 巴爾幹諸邦之門戶也；塞羅尼加省 (Salonika) 愛琴海之鎖鑰也；君士坦丁者，扼黑海之出口，跨小亞細亞，而與底格里 (Tigris) 及阿付臘底斯 (Euphrates) 兩大流域相聯絡者也。德土旣爲聯盟之國，則凡此諸地，土自當授

之於德耳。果土耳其政治修明，軍力擴張，利源日闢，則德之所甚利，而大日耳曼主義，亦益得以鞏固。若英法則不然，彼既不能據君士坦丁而自有之，然又不願爲俄所奪，則日夜惟冀土之力僅足以擁有此都城，而又不能利用此都城。僅足以擁有，則不至淪於俄；不足以利用，則不至爲己害。是故土之變政自強，挺爲獨立之回邦，操小亞細亞及非洲北部之實權，終非英法之所願，於是合俄以覆土之計急矣。又試就德土關係而更論之，德欲貫徹其大聯邦之主義，故急欲得一與國，使代行其侵略之計。土雖病夫，但能需人而行，則德已甚樂爲之助。土則憤列強之相脅，亦深欲得德助以漸致強盛，修明武備以自保其獨立。况土既爲他日大聯邦之一，則一旦歐羅巴之大戰猝起，其武力須足以自衛其都城與報達之鐵道而後可。若德與則方面而受敵，自顧不暇，決無餘力以助土於近東。且強俄或由北歐分兵以擾土境，則土尤可危。故土無強盛之兵力，要無以捍衛其疆圉也。土耳其之帝國主義與回教主義，在德人所以甚願其發展者，良由大以色列之主義強，則英法在北非洲

與埃及之政權弱，其宗教之勢力，或且彌漫於印度，亦正未可知。是則有造於德者至鉅。而除土耳其外，殆莫能當此重任也。總之大以色列主義，雖爲三國協約之巨敵，而實大日耳曼主義之良友。但使兩主義之雄心與利益不相衝突，則其聯合進行，自屬事理之至單簡者耳。此所以德土二國於十餘年前，卽以改革土國政治爲協議。德以土政府之無能，歸咎於英法之不能相助。自德人觀之，以爲土耳其合地土散漫不相聯絡之諸州郡而成，在地理上實不能爲國，而經濟上又無單純之質點，可爲全國人民共同之命脈；其物產皆非他國所必需，故又不能恃以交易外貨。然以形勢言之，土耳其北連俄境，西通中歐，東接亞陸，而出波斯海灣，則大地通商之路，土爲中樞。故土國雖無商務可言，然歐亞貨物之往來，他日或將假道於此，是則土國者，雖非商品之所自出，而實百貨之所由倭散者也。顧其種類龐雜，信仰異趣，人民以利害之不相同，而浸成相仇相忌之習，其各種族又散處四方，不相集合，至土耳其本族則大都聚居於小亞細亞，而在歐洲者實不多見；特自餘各種族，多

奉土耳其族爲宗主耳夫以土地之廣漠如彼種族宗教之不同如此而受治於庸懦無能之政府，又無兵力以爲後盾，國無紀綱，安望統一，故屬地之民，幾非中央號令所能及矣。幸各族互相仇敵，而無結合之能力，故土政府得以苟延其國祚。顧不能自振，而借助於英法，其國之官吏，又皆以官爲市，剝削小民，巧取豪奪，甚且臨以兵力，其受病之深如此，國人思有以改革之者久矣。卽德人亦同此情也。土國特達之士，抱獨立之志願者，咸以能邀德助爲厚幸，此則最堪注意者。蓋英法之干預土事，惟在聯絡土京少數人物，而以智計取勝，究不若德人之勢力深厚，深入於土耳其人人之心也。卽此以論，則土之聯德而加入戰局，要決非無因者矣。土之稍受教育者，僉謂大聯邦之主義果行，則土得爲共和之政體，國中利源，得由土自關之，漸脫英法俄之束縛，而爲聯邦中之強國，是德國大聯邦主義之告成，在土國亦蒙莫大之利。不然，則土地淪於敵國，人民憎於異教，國家顛覆之禍，要在遠，此所以審擇於利害之間，而聯德之心益熾。若論者必俟土國此次之毀約奪艦，而始知其對

外方針所在，抑何其見事之不早耶？故土之發憤爲雄，在英法俄諸國，亦熟視而深知其故，遂迺羣起反對。意大利復乘時而得諸國之允許，奪土國北非之屬地的里波黎（Tripoli）。孰知意既得此土，迺轉而復就德奧，至是東地中海軍路上之情勢一變，而英法尤蒙莫大之損害。爲英法利害計，固不得不讓強俄吞併君士坦丁，以遂其素願。然意既戰勝土人，得其屬地，則俄不得不暫緩出兵，而土遂得解倒懸之急矣。既而巴爾幹戰事起，土國之亡，已在眉睫。卒賴德奧之助，得以轉危爲安，保加利亞、巴爾幹諸邦之一也，又轉而入於三聯盟國，冀藉其援而握巴爾幹之統治權。至第二次戰爭，保國創巨痛深，卒以亞得里諾波爾返諸土國，而馬基頓（Macedonia）之全部，答臘斯（Thrace）之大部，塞羅尼加之要塞，又爲希臘所得，希臘之宿仇也。

歐洲之大戰起，則土京及報達之鐵路危，德故預爲之謀，助土出全力以改組軍隊，籌備軍需，定造二軍艦於英，購置一軍艦於南美，誠以事機迫切，歐戰實有不可

倖免之勢故不能不急爲之設備。德與俄法交綏，其勝負關於土國存亡，自不待言。然土國當此，究以持重爲宜。若輕於開釁，其禍尤速。是以俄國出兵波蘭，不啻爲攻君士坦丁之先聲。而土國猶嚴守中立，惟秣馬厲兵，以備萬一而已。豈知英國當歐戰既開之後，遽奪土耳其所定造之軍艦，於是黑海之兵力驟弱，而德國迺急以二巡洋艦，塞諸土。迨土國宣戰之時期既屆，德復遣兵至土邊，以阻敵師之入境。君士坦丁賴以無患。說者謂以俄國之力，足以滅土而有餘，况有巴爾幹諸邦之倒戈相向乎。孰知事有未盡然者，俄方有事於歐北，巴爾幹則意見紛歧，不相統一。意大利又嚴守中立，是則土國現狀之危，亦何至如外間所傳之甚乎。土之能爲德助者，厥功莫大於阻絕黑海之交通。黑海之交通斷，而南俄之商務大受影響，且英國食糧之仰給於黑海各區域者，亦驟斷其來源。英之所以欲握地中海海權者，無非以保障運糧之道路耳。今仰給於俄者，既不可得，而欲取償於他方，又至不易，以道阻而食少，供不足以應所求也。戰時所用汽車，其油料亦至重要，而黑海諸區域又爲產

油之地，以是英法油料之來源亦絕。果土國之海軍，益以德艦之力，而敗俄於黑海，得以油料轉而供給德軍者，其影響於協約國者，豈淺尠哉！黑海既被阻於土，而波羅的海又爲德艦隊所封閉，俄勢至此益孤，所觸接者惟德奧土而已。論者輒謂德之能力，果足使戰期延長，然其國之製造品，若滯積而不通，則將以經濟之恐慌，而屈伏其武力。斯言雖未嘗不信，然俄國之生料，亦以海道阻塞，被同一之影響，故德之急欲以熟貨易俄國之生料，亦猶俄之急欲以生料易德之熟貨也。夫以交戰國而貿遷有無，交相爲利，本非創例，今德奧俄已有互通商務之信，則經濟問題已大半解決，但使土耳其能扼守君士坦丁之險，俾商業情形不至有變，則其有利於德者，固甚大也。土國以新編之軍隊，得德人爲指揮，則其兵力有未可輕量者。而英法屬地，多遠在非亞，必由歐洲遣兵以保衛之，有鞭長莫及之勢。况自戰端一開，若印度，若埃及，若摩洛哥，其精練之戍兵，皆調遣回國，而以本國及屬地未久練之兵代之，此固德人之所預料者也。以此而埃及蘇彝士河及印度之設防不固，土遂得乘

間以奪埃及波斯之近地。况以土國之勁旅，而吞併埃及印度，其事亦非甚難。斯其影響於歐戰者，顧不大乎？向使德國能於數小時間，扼守蘇彝士河，則英國與澳洲印度兩方之交通斷，而船舶之往來，非繞行非洲不能達。英國肉食之取給於澳洲及新西蘭島者，至此將絕，而國人遂有乏食之虞。德所以能制英者，亦維在阻其糧道而已。巴爾幹諸邦，非土德所能恣置者也。塞爾維亞希臘皆爲土仇，羅馬尼亞向背不明，素難深恃。土之能守君士坦丁而加入戰局者，以巴爾幹之嚴守中立耳。苟連合而爲土敵，則土京亡，而小亞細亞亦受其累。幸各該邦除羅馬尼亞外，皆已疲於戰事，民窮財盡，更無餘力以攻土，即欲借助友邦，亦正難言之耳。土之敢於侵入埃及波斯者，亦正以各該邦之互相離貳，其勢不能合而謀土也。即各邦之情勢，亦迥不相同。保加利亞以奧之保護而立國，羅馬尼亞以希臘及塞爾維亞新遭戰禍，元氣未復，故不敢遽與保土俄奧相敵。故保羅之中立不變，塞奧之戰事不已，則土或得乘時恢復塞羅尼加於希臘，或併馬基頓而恢復之，未始非意中事耳。果歐戰

而德勝，則巴爾幹各邦轉而從德，希塞亡，而土保勢盛，愛琴海中之島嶼爲意大利所攘奪者，亦將復入於土人之手，此事理所必至也。自是而巴爾幹皆受治於土保，逐俄於波斯，逐英於埃及，土以制勝之師，出波斯海灣，乘印度之空虛而侵略之，未可料也。德勝卽土勝，土勝而回教以興，北非及印度之英法人，悉遭驅除矣。土帝旣爲回教之主，其命令爲回教徒所服從，今日回教徒之居留英法屬地，伏處於外人勢力之下者，向以土京號令不出自土帝，而出於德人，故皆淡然置之。今土京已宣布爲聖戰，則教徒之狂熱起，而他日之伸首揚眉，亦基乎是。特恥宗教之惡感興，而字內騷然，將無寧日，屆時德或與土合力以制之耳。

二 意大利宣戰之原因

意大利與德奧爲盟國，與英法爲友邦，一旦事機旣迫，則將助盟國以敵友邦，抑將合友邦以攻盟國，此爲意國所必有之時期，而亦其不能不決之問題。是說也，意

之士大夫多見及之，而意外相鐵多尼氏 (Signor Tommass Tittoni) 當千九百六年演說於下議院時，亦嘗論述及此。外相於本國之何去何從，雖未有切實表示，然其所恃以爲決擇取捨之標準者，則觀於演說中之某節而可見，該節云：『三國同盟之約，一日不失其注重平和之特質，列強之與我爲友邦者，一日不變其現行之平和政策，則我國既無需於決擇，更何論乎取捨』云云。鐵氏言外之意，無非謂盟國或友邦之中，苟有破壞平和者，則意國自亦當明定方針，或去甲以就乙，或聯乙以抗甲耳。或謂意與德奧，既爲攻守同盟之國，則其間寧有決擇取捨之餘地。况德奧用兵，而意守中立，斯已甚矣，豈尙能附和他國，而倒戈以向其盟國哉？殊不知三國同盟之約，本有德奧被攻於大陸國，意負助戰義務，設發難者在德奧而不在他國，則義務即應解免之條件。尤有進者，則意國無論如何，決不受對英開戰之逼迫，此又盟約中所特定者也。是可知三國同盟者，猶言德奧設被俄法所攻，則意大利方有出戰之義務耳。况意國對外關係中，尙有最重要者一端，爲意人所視爲

外交政策之第一義，而與絕對贊助德奧之見解全不相容者，斯亦可引鐵多尼氏之說以證之。其說曰：『意大利外交政策之開宗明義第一事，即在取三國同盟之約而維持鞏固之，取我國與法英之友誼而維持鞏固之。』斯言也，不特爲鐵氏所屢屢稱述，卽歷任外務大臣亦莫不揭櫫斯義。觀其以法英友誼與三國同盟相提並論，卽足見意政府之注重意法及意英條約，實與三國盟約毫無軒輊，而其心目中又絕無對德奧而獨負義務之旨趣，亦彰彰明甚。向來美國人之論意事者，多於意大利對英法之條約未嘗措意，此其立論之所以遠於事情也。古羅馬當強盛之日，其勢力足以雄踞地中海與亞德里亞海，而北非洲又爲羅馬人宰制之地，此其雄霸之氣象，自意大利統一以來，實未嘗去於意人之心。雖羅馬稱霸，非崇朝之力，卽今日意大利人亦深知前代盛況，決非信宿所能恢復。惟是古羅馬之勳績，縱不能事事悉舉，而究尙有若干部分，爲今日所可圖，且圖之而未必無成者。斯卽意人所怦怦然皇皇然，內秉嚮往之情，而外致規畫之力者也。約而言之，可分三端：拓疆

土於北非洲濱海之地，而即藉此以增高其地中海之位置，一也；開埠於亞德里亞海之東岸，縱或開埠之願不能遂，至少亦必明定一勢力範圍，庶亞德里亞海之霸權，可操諸意大利，二也；屈黎斯脫鎮與屈倫的諾河（並在奧境，鎮與意之維尼斯城遙對，中隔亞德里亞海，河近亞德里亞海之北端）之佔領，三也；此鎮與河者，其居民雖不盡隸於意籍，而以意人爲獨多，亦猶亞爾薩斯與羅倫，其居民雖不盡隸於法籍，而以法人爲尤盛，意之久欲取屈黎斯脫與屈倫的諾而有之，又與法之久欲據亞爾薩斯與羅倫，無以異也。且意國之志願雖宏，欲望雖奢，即其目的較近而規畫之較切於事情者，雖已有上述之三端；然多數意人所視爲尤急要而尤不能去諸懷者，則允推屈黎斯脫與屈倫的諾之割據問題。所慮者，本問題實行之際，無論由意國自當其衝，或由他國代任其艱，要非對奧宣戰不可。屈倫的諾河有設備雄固形勢險峻之高邱，足以俯控巴河流域（巴河在意大利）及北意全境；屈黎斯脫鎮及近鎮巴喇與斐姆兩口岸，則不特爲奧國入海之主港，即奧之維也納、匈之

布達佩斯脫，其兩鐵路又皆以此爲止點。一旦鎮失，則兩口岸亦失。兩口岸失，則奧匈將爲陸地所封鎖，全無入海之路，其形勢必且與今之瑞士國無異。是則奧國當此，寧肯拱手讓人，而不以死力與意大利一戰哉？屈倫的諾河之流域多意人，屈黎斯脫鎮除四鄉幾無意人蹤跡外，本鎮之居民，則隸意籍者居半數。意國以同胞之受治於奧，而久存振拔援引之心。此雖係感情之作用，然設險於北部，以增固其防務，推展其勢力於巴爾幹半島，以漸植其基礎，則已由感情而漸臻於實際者也。當千八百七十七年，意國大政事家克利斯柏氏任衆議院議長時，嘗謂德相卑士麥曰：『我輩意人，對於東事問題，決難恕置。如列強能息其蠶食巴爾幹之念，並毅然以取諸土耳其之地，歸其地固有之人民自治之，則意國自不敢妄置一辭。惟近聞俄羅斯爲慰安奧國計，已許奧以波赫二州之地，此意國所決難容忍者也。方千八百六十六年，我意國未及於阿爾布山東部得尺寸地以固邊隅，今奧國若於巴爾幹新開疆土，則其在亞里亞海之地位益固，而意大利如身處鉗中，隨時皆有荼毒』

之虞是前途之安危，直繫於其鄰國之喜怒耳。」卑士麥答曰：「奧若取波斯尼亞，則意即取阿爾巴尼亞或濱海（即亞德里亞海）之他邑而有之，固未爲不可也。」然卑克二氏之晤談甫及一載，而柏林議院即有請奧國主治波赫二州，並監督門的內哥羅港埠及航業之決案。而意大利取償於亞德里亞沿海土地之約，則徒托諸空言而已。此以意大利國勢未臻於強盛，而與國之中，又無有實力足以相助者，故當時祇能坐視奧國之勝利，而經營巴爾幹控制亞德里亞海之雄心，則已漸失其依據。至克利斯柏氏所引爲惴惴之鐵鉗，恐意國身陷其中而見凌於奧者，又已漸成爲事實矣。及千八百八十一年，法蘭西用兵非洲，奪突尼斯而有之，於是意大利之雄心，更遭第二次打擊。蓋突尼斯爲北非洲濱海一部分之地，久在意大利規畫之中，以爲此土之治權，非意莫屬也。無如意有虛懸之鵠的，而無命中之實力，環顧列強，又無能假以一臂者，坐是而生平期許，寢就消弭，孤掌空拳，陷於孑然無援之地者，自茲又二年。迨千八百八十三年，加入於德奧同盟之約，而孤立之局始破，

願奧國鷹瞵虎視，逼處鄰境，爲意人所最怖，况意人所援引之屈黎斯脫與屈倫的諾，猶在奧國之手，而奧在巴爾幹之和平侵畧，又大足爲意人經營亞德里亞與巴爾幹半島之障礙。是兩國利害，絕對相反，冰炭沆瀣，世無此理。此意奧守衛同盟之約，所以爲天下之至奇，而意國輿論輒因此激昂，其歷任外務大臣乃不得不譬說百端，以平衆憤而資辨護也。觀意政府辨護之辭，始知意之出此，確亦有其不可撲之理由。蓋意奧之間，開釁最易，意欲使奧人暫輟其相迫之謀，則除聯盟而外，更無長策。意伯爵尼格拉氏曰：『奧之與意，不爲聯盟國，卽爲仇敵國耳。』兩國無周旋餘地之局面，惟伯爵此言爲能盡之。况意旣聯奧，奧誠未必以其爲同盟國而多所眷注。然意若敵奧，奧又豈能以其爲仇敵國而反體惜其利害哉！故克利斯柏氏爲本國解決巴爾幹問題，卽力主親敵之說。親敵云者，謂擇其最足爲己敵之國，而與聯友誼最摯之關係也。且自德奧意同盟旣訂之後，而意大利在世界國羣之中，立振其久沉之威望，將失之地位，斯又意國莫大之利矣。意於是因利乘便，轉而發抒

其經營非洲之壯圖先是英國於千八百八十二年嘗建議於意欲意政府助平埃及之亂。意却之。及千八百八十五年，乃從英人之請，遣師蘇丹，助行征撫。其第一步即佔據紅海沿岸之商埠若干所，而意之伊列屈黎亞殖民地，即成於是時。旋復組織保護制，而收蘇瑪列蘭一部分之地於治下焉。閱十一年，即千八百九十六年，以大敗於阿比西尼亞人之手，乃暫輟其經營殖民地之計畫。意自千八百八十五年，至九十六年，於非洲方面，雖以侵略手段，厲行其殖民政策；而於巴爾幹方面，則仍堅持其親敵之方針，未嘗稍變。其在非洲之紅海，雖早與英國磋商妥洽，建定疆域，然其心目中，所刻不能忘者，實在於的里波黎。的里波黎在商業上，形勢上，均有重大之價值，決非紅海諸埠所能比擬。第以列強之中，尙無有示意於彼，許爲贊助者。故意政府遲回審顧，不敢遽發耳。按克利斯柏氏嘗於千八百九十年致密札於英首相薩利斯伯曰：『的里波黎若爲意有，則昆直達(Brisata)法國在非洲土尼細亞之海軍根據地，不復能爲意國慮，亦不足爲大不列顛患矣。』英相復書於意

國此議不加反對，惟勸其少安毋躁，以待事機而已。英意密札往返之日，正英法互相仇視其殖民事業，而嫌疑尚未盡化之時。意大利且於是時對法而宣告關稅戰爭。蓋英法相競之秋，意之態度常厚於英，然意終於千八百九十二年千九百年千九百二年，三次與法國商定地中海事宜，而未嘗有逾分之拒絕也。其時英軍艦之主隊，尙屯泊於地中海，而地中海之宰制問題，及英法在非洲之權利分配問題，均尙懸而未決。惟英法之交誼，若疏遠而不屬，則意大利之地中海計畫，亦決不能自措於穩健之基礎。意外相鐵多尼氏曰：『當地中海及非洲問題將決未決之際，忽喧傳英法已有破除意見締結協約之望。爲意大利利益計，允宜參加於此協約，况他處之商工業讓與權，既有排斥我意國之趨勢，則我之求預於此約者，自宜益切。』是故意國當時舉一切問題，於本國非洲屬地之發展，有重要關係者，與英政府開誠布公，訂爲信守弗渝之約，固亦本乎理勢之一定者也。意英兩國代表方以此會議於羅馬，而英法二國間，亦以解決殖民地一切懸案，開談判於倫敦。以故意英

協約之屬稿甫定，而千九百四年四月之英法殖民地合同，所以使兩國邦交得根本上之變革，而並以立他日協商之基礎者，業已由兩政府公布於國內外焉。意大利至此，乃有不得不決擇者一端，即應否參加於英法之合同，抑捨英法而踽踽獨行是也。由後之說，則非洲之伊西哇比亞，無論政治或商業勢力，勢必為英法所分據。而意國當此，勢必事事仰給於人；且必事事以一己之力經營之而後可。於是斟酌情勢，權衡利害，而千九百六年意英法三國之約章，遂畫押於倫敦。此約章者，實地中海之三國同盟也。富勒敦氏所著權力問題一書中，嘗論意國此舉曰：『意大利此次外交，其效力足使國家之地位，超邁乎歐羅巴列強之上，即英國亦不免為所凌駕。歐洲兩大團體，其利害常不相容，而其勢又不能以相下，意大利以一國而預於兩團體，其足為全局重輕者正在是耳』云云。按意大利之能為全局重輕，當三國協約未訂以前，即嘗小試其端。同盟國之德奧與友邦之英法，其利害在摩洛哥常相衝突，此意之所洞窺也。當千九百五年，德帝親赴唐祁亞，助摩洛哥王以拒

法國改革政治之要求。夫法國所欲實施改革之地，固其平日所視爲一己勢力範圍，而非他國所得干預者也。然德帝力持政治改革，當由列強公定，而不當由法國獨裁之說。法無以難，乃於次年，舉行各國大會議於西班牙之阿爾那雪拉斯。德相蒲羅氏嘗曰：『阿爾那雪拉斯會議之日，外間對於意大利之秉態，多有信口傳述，而種種不經之說以起者：甲曰：意人於會議之際，嘗襲我之不備；乙曰：意人利用同盟之約以愚我，我國人士聞此風說，遂亦有疑意國之背盟棄信者。豈知意之表同情於西歐諸國者，僅少數無關宏旨之問題。而法國報界即詭然稱述，謂此足爲意大利脫離同盟締交法國之表徵。爲此說者，豈未知意國於利害較鉅之問題，固贊成我德之見解，而推助我德之志願者耶？』此皆蒲羅氏之言，而見於其所著之皇德“Imperial Germany”一書者也。意之政策，在維持及鞏固三國同盟之約，在維持及鞏固對英對法之友誼，此千九百零六年意外相告議員之言也。是故阿爾那雪拉斯會議，意未嘗事事助德，與其謂爲背德之朕兆，不如謂爲親法之見徵。在東

歐不棄德奧，在西歐不疎英法，此爲意大利之雙行政策。而一旦事機既起，其決擇去取之自由權，亦以此而彌形完備。蒲羅氏曰：『意大利於三國同盟範圍以外，尙有他種之利害，亦猶我德之利害，不盡限於三國同盟。卽奧國亦何莫不然。』以德前相而有此言，可知意國之不能一志於盟約，卽德人亦已窺之審矣。千九百七年，意國在野黨議員言於鐵多尼氏，謂意大利必有取捨於同盟國及友邦間之一日。自此說既布以來，歐洲時局中所起種種變端，皆足使意人心理，被其莫大之影響，而所謂取捨者，遂亦不必時至而始見。例如千八百八年，奧政府布告中外，謂波斯尼亞與赫塞哥維那二州，已由奧國易治理之名而實行兼并云云。意外相聞之，卽曰：『奧國固預於千八百七十一年一月十七日之倫敦大會者也。當時預議者凡德英奧意俄土六國，其議定書中所揭彙爲最要之主義者，曰：「未經在約國之許可，不得解除其條約上之義務，亦不得變更條約中規定之事項。」今奧政府之有此舉，殊爲我人所未喻。』又曰：『外間多有謂意國應急起而抗議者，豈知抗議必

須輔之以兵力，庶尙有效驗可言。我意今日，殊無以兵力相脅之意，誠以徵諸往事，揆諸現勢，知意國果或出此，亦惟有致慨於孤掌難鳴耳。』奧之兼併二州，與意大利同被影響者爲俄國。俄國遣伊斯佛爾斯基氏赴巴黎倫敦柏林羅馬諸京，議開一對奧國際大會，並商定其開會秩序。二州之被併，奧雖恃有德國應援，漠不以俄意二國爲念。然俄使伊斯佛爾斯基氏在羅馬時，由意國元老鐵多尼氏屢與會議，其結果殊卓然可觀。翌年卽千九百九年，俄意兩國君主會於意國之喇可尼吉鎮，而協商之基礎以立。俄意固皆以力遏德奧，使不得雄據巴爾幹爲職志者。故此約之訂，亦卽以是爲主旨。意既不能恃三國同盟以保巴爾幹之利益，則自不得不別出其途以保之。意俄之約既立，又足爲他日對於盟國與友邦之決擇，蓄成一種趨勢者也。千九百十一年之初，德政府遣礮艦資式號，馳泊於阿加豆。阿加豆者，摩洛哥濱大西洋之港埠，而與貫穿直布羅陀海峽之商航道路，相距密邇。德既據有之，則其在摩之地位益固。然交涉既起，英法兩國堅不退讓，德遂別求報酬於非洲。

而北非海岸之根據地，則既得而復失。此次外交，勝在英法，而負在德國。然意大利則坐觀成敗，未嘗爲其同盟國稍盡指臂也。阿加豆之案甫結，論者咸謂德將以兵力猝據的里波黎，藉償其摩洛哥之失。於是意大利突向上耳其宣戰，據的里波黎城而有之。並布告各國，以的里波黎達尼亞省爲意所應有，非他國所得而奪取焉。是時英法德奧之對意，一則在地中海亟予以贊成，而一則在歐洲大陸急不能干涉。意國在巴爾幹之利益，德奧從未加保衛，而割據的里波黎之素志，則英法助之使竟成。當戰事進行之際，意以大礮轟擊的里波黎，英法惟默然觀戰而已。及意艦隊轉而攻阿爾巴尼亞之伐羅那（屬土）城，則奧國立起干涉，令一律退去，是皆盟國與友邦之秉態，可以互相激射者也。及千九百十二年秋間，意土行成之約訂結在卽，而巴爾幹諸邦攻土之機亦日迫。次年六月二十八日爲三國盟約限滿之期，以意奧相持之急，盟約不續，則禍變立起。及十二月間，德奧所重之土耳其已有一敗塗地之勢，而奧國所忌之塞爾維亞門的內哥羅保加利亞諸國，則勝利漸著。以

是而奧之所以侵害意大利者，爲勢漸緩，而三國盟約因此亦得以賡續焉。雖然，盟約之賡續，曾不足以變更其性質，巴爾幹戰事既結，德奧挾持勢力，別建阿爾巴尼亞爲一國，而置之於德族君主之下。此君主臨御之期雖不久，意大利之軍隊，雖終屯駐於阿爾巴尼亞之伐羅那等處，然德奧當時之所以擁立維德威廉者，其意實欲箝制意大利，使不得遂其雄踞亞德里亞海之夢想，並欲遏抑俄羅斯，使不得爲奧國侵略巴爾幹之障礙耳。當歐戰初起之日，德奧意相持之情形如此，意國當時，於北非洲之殖民地，則既取得之，愛琴海中之島嶼，爲意人所奪，諸土耳其，而形勢險要如羅德羣島，足以侵迫達達納爾航路於北，蘇彝士河航路於南者，意國又已以軍隊佔有之。按倫敦原議，此類島嶼，各國概不得佔有，惟意大利以磋商未竟，故軍隊尙未撤。及歐事決裂，意軍卽入阿爾巴尼亞維持秩序，奧國以不遑兼顧，遂亦置而弗問。由是觀之，意大利未及於盟國與友邦間有所抉擇，而平昔壯圖之得以成就者，業已不少。特屈黎斯脫與屈倫的諾尙在奧人之手，而亞德里亞海雄踞

之權，尙有待於推展。此二者爲意大利野心之主幹，其終起參預於戰事，或者卽欲求達此最大之目的乎。

三 日本之參戰

當戰事初起，英國人民預料日本將派軍隊赴歐助戰，其結果則殊不然。蓋英國猶有屬地兵數十萬，未及徵召，故尙無求助於日本之必要。然彼崇尚武士道之日本軍人，厲兵秣馬，躍躍欲試，固已非一日。觀一九一六年十一月，法新聞記者赴東京訪外務大臣石井男爵。石井謂苟有必要時，吾日政府深願輸送強有力之軍隊，以赴歐助戰云云，可以知矣。

使當戰燬初啓時，日本苟不加入協商，則可取三種態度：第一則如西班牙之嚴守中立；第二則如保加利亞之騎牆觀變，占其何方面可獲戰勝，而後加入之；第三則逕行加入德奧方面是也。苟使日本於此三種態度中，任取一種，則協約方面所

蒙之損失，實不可勝計。報紙傳聞開戰時，德皇會照會日政府，勸其倒戈援德；此說後雖證明其誣，然當時日本之舉足重輕，亦可見一般矣。使戰事發生時，日本不加入德奧方面，而僅嚴守中立，則俄國必遣軍隊百萬，以保護西伯利亞，法國須派重兵以鎮安南，英國尤須有偉大之海陸軍，以防衛印度澳洲新西蘭諸屬地。若是則歐洲之同盟軍，必立增其勢力，而協約國之敗亡，可計日而待也。

日本之加入協約，固難免為德人所言，謂其目光遠大，意欲藉此為攘取中國之計。但日本之出此，要亦不失為光明正大之舉。蓋日本之加入戰爭，無非履行其十二年來之條約義務。查英日同盟條約，訂於一九〇二年，迨一九〇五年一九一一年，經兩次重訂，範圍益廣。此條約之要點，在維持印度及遠東之和平，并保持其現狀。此條約又規定兩締約國中之一國，遭他國之侵略，因之而起戰爭時，其他締約國，有助戰之義務云。此後至一九〇七年，又有日俄日法合訂之協約。一九一〇年，重訂日俄協約，日俄兩國關係，更加親密。由是言之，日本不特與英國有同盟關係，

卽其與俄法亦有助戰之義務，故其加入協約方面，亦理之當然者也。

當歐洲英德對抗之局，尙未成立，日本久已審擇相與之國。明治初元，百政維新，日本朝野，漸具外交知識。其時德方統一，日耳曼諸邦，國勢大振，日本震其權威，漸有與德相與之傾向。其後英國於裁撤列強在日之治外法權，首先贊同，以是博得日人之歡心。迨一八九四年（卽甲午戰役以後），德國與俄法聯合，迫令日本將遼東交還中國，英國適未與其事。自是以後，日本乃漸離德而親英。至一九〇二年，乃訂英日之同盟條約。此項條約，實與德國以一大打擊。蓋德國野心家，以日爲新興之國，久思與之聯盟。而日本則始終未受其熒惑。由是德國遂從事於聯合中美之大陰謀，謀結德美中三國同盟，以與英日同盟相對抗。然卒於不成。

日本久已窺破德國有搗亂世界之野心，知德國與協約諸國間，必有大戰爭發見。此戰爭必不限於歐洲一域，勢必波及於遠東及印度洋之英國屬地。迨歐戰既起，德與俄宣戰，法國繼續加入，日本猶坐伺英國之動靜。已而英國與德國宣戰，德

國遠東艦隊，開始在澳洲及南洋羣島活動，八月上旬，英國政府以同盟關係求助於日本，於是日本爲履行條約之義務，乃不得不起與德國宣戰。八月十五日，致最後通牒於德國，限令一星期內，撤去駐紮日本海中國海中之軍艦，并將青島交還中國，限滿未得復。遂於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與德國宣戰。其明日，日本天皇降一諭旨，大旨謂膠州德軍，現方預備軍事，此種行動，頗不利於協約方面，吾日上下，當同心一德，驅逐敵軍，以助友邦云云。日本政府之待協約國，可謂忠於其事者矣。

四 美國參戰之隱情

美國參戰之理由，據所宣布，謂美國建國之精神，以正義人道爲經，自由民主爲緯，爲世界之人道計，爲人類之自由計，不得不出之於戰。斯言也，堂堂之陣，整整之旗，其自信之強，抱負之大，殊可欽佩。然此特表面上之理由耳。若其決行加入戰爭，

固別具有真因之存在。今爲簡括之說明，則其隱於裏面之重大理由，蓋有五焉。卽（一）資金處分，（二）軍備充實，（三）國民統一，（四）中央集權，（五）帝國主義是也。因欲是等要求之得以實現，故羣衆心理，咸以戰爭爲有利。大總統威爾遜內鑒人心之歸嚮，外察世界之大勢，遂託名於正義人道之擁護，自由民主之保障，爲表面之理由，而決行加入戰爭焉。

今就上列裏面之五種理由，分次簡單述明之。先論資金處分：夫美國旣因歐戰而增進國富，其結果，使一般國民均流於奢侈，失其勤儉之美風；且人心漸就弛緩，是不可不謀處分之方法，使其溢於國內之資金，得由增稅募債，以充國內之正用；並得投資於海外。惟加入戰爭，則軍備造船及其他諸事，均足爲溢出資金正當之使用，且可公然以此資金，貸與英法俄意等交戰各與國焉；此處分資金之作用也。又因參戰之故，足以刺戟國民之敵愾心，養成國民之愛國心，鼓吹國民之軍事思想，以圖精神上之軍備充實；同時得以施行強制徵兵令，並增設師團，擴張海軍，以

圖物質上之軍備充實；而美國多年未解決之宿題，皆緣此而解決矣；此又充實軍備之作用也。若夫國民統一云者，則以美國素來包含雜多之人種，缺乏統一之國民性，而欲造一鞏固之國家，不可不有以聯合而統一之；故藉參戰之名，刺戟其敵愾心，養成其愛國心，以斬人心之一致結合焉。更進而論，中央集權：夫美國者，乃合獨立之四十八州而成之合衆國也。是等諸州，均各保留其絕對之權力，恰如封建時代諸侯之狀態，中央政府無能力以制御之。然欲國家萬能主義之實行，則中央集權爲必要；況地方政府之權力強大，在外交上軍事上之措置，至爲不便；中央政府，不可不有統率國家全體之權力。因是美之政治家，咸主張中央集權。然平居無事之時，此舉不能實現，惟斷行參戰，則可利用此機會以實行之。若就帝國主義而加以觀察，則美國前此，既以非常之力，由孟祿主義，變爲軍國主義，今更有趨於帝國主義及世界主義之傾向。彼中美南美既於全美主義之下，而爲美國所抑服矣。近則企圖向中俄方面發展；其執行世界政策之意氣，已洋溢於國內，有不得不向

外伸張之勢。於是藉參加戰爭，以試行其政策，庶戰爭後可以向外發展，俾帝國主義之得以實現焉。此亦參戰之一理由，而不可爲諱者也。

如上所述，雖爲美國參戰潛伏裏面之理由；然從威爾遜宣言觀之，則固正堂堂，理義明白，無可置議之餘地。其宣言中，謂參戰之動機，非以誇示國威，而在於擁護權利；理由至爲純正。將英法宣戰之理由，亦包括於其中，美國之勢力，亦偉矣哉！

布令斯頓大學總長歇奔博士曰：『吾國祖先視人類自由，民主主義，比生命財產爲重；吾人爲此而加入戰爭，乃美國人嚴肅之義務也。』夫美國之視正義人道，及自由民主，果重於生命財產與否，雖不能無疑；然觀諸美國對於今次戰爭之態度及決心，寧犧牲生命財產賭國命而出於一戰，則美國之參戰，實義戰也。夫美國何以因利害問題，而供如許之犧牲耶？則以美國官民，均能了解戰爭之目的，且知達此目的之必要，故其對於時局態度之強硬，而於軍事財政上，謀巨大之施設，毫不猶豫。凡不明美國之國民性者，咸竊然疑之，以爲美國人乃偏於個人主義及物

質主義者。今其義勇奉公之精神，如此熱烈，殊堪驚歎；實則美國之態度，其足以促吾人之猛省者，固非渺也。

美國關於參戰之種種施爲，規模至爲宏大，因軍事上財政上之必要，雖拘束國民之自由，毫不顧慮，殆與專制政體無異。是實與美國人平時之主義，全然背馳。卽此觀之，則其目的之所在，不難推察矣。其軍費之預算，一年需美金百億元，二年需美金二百億元，較之日俄戰役，日本軍費二十億元，實爲二十倍；可見美國之財力，可稱世界第一。且觀諸威爾遜謂參戰動機不在誇示國威之語，亦足證美人自負心，欲卽此機會以表示於世界也。

五 中國之參戰

德人之潛艇封鎖計畫

開戰以後，德人自知海軍之勢力，不能敵英，於是不得不用避正出奇之法，將主

力艦隊藏置於安全之軍港內，而用潛艇襲擊英艦，以滅殺其勢力，欲俟彼我勢力相等，乃出而決戰。開戰後半年以內，英艦之被潛艇襲擊者，屢有所聞。然自民國四年以後，軍艦對於潛艇之防禦警戒，逐漸周密，其害大減。軍艦之供潛艇犧牲者，幾絕無之。統計民國六年一月以前，軍艦之毀於潛艇者，英法俄意共六十六艘，德奧土共三十艘。然英之主力艦，無一損失。英德艦隊之勢力，愈形懸隔。德人潛艇戰爭之目的，已喪失其大半矣。至潛艇之襲擊交戰國商船，始於民國四年二月。德國聲明以英國及愛爾蘭近海為交戰區域。二月十八日以後，該區域內之敵國艦船，當一律襲擊。且謂英艦冒用中立國旗號，致中立國船舶，難以區別，其危險將及於中立國船舶，豫為警告。自是以後，英國商船所被之害，殊不輕小。其後德國又將封鎖區域擴大，中立國船舶只能在某地帶內自由航行。德人之計畫，蓋欲使中立國商船因此危險減少其與英法意之交通也。

德美之絕交

民國四年五月七日，德潛艇擊沉英船露西塔尼亞號，溺死美人百餘。美政府對德抗議，德政府反駁之，交涉甚久。當時美國之主張，以露西塔尼亞為旅客船，其乘客中與戰事毫無關係之多數美國人，均被擊沉，為妨礙公海自由，且蔑視人道與正義。德政府之辯答，則以英迫德人，使陷饑餓，德人對之，為防禦手段，乃用潛艇攻擊，若英人棄其迫餓德人之方法，則德人亦當棄其潛艇戰策；曾以此意表示於英，而英人不顧，封鎖益嚴，且使商船為武裝，以擊德艇，德人不得已，擊沉其商船，故此入命之損失，當由英政府負其責。美以德政府自殺人而嫁其責任於英為不當，且饑餓問題，英德兩國間之事，與美何關。因英為不當之事，而害及美人，非美之所能忍也。爭議未決，德乃商妥協之法於美，將來美船之適法航行者，及美人之乘入中立國船舶者，不加危害，德政府保障之。且為美人航行大西洋之便利起見，美政府可將中立國船舶若干艘，置於美國旗之下。若中立國船隻不能得適當之隻數，可以敵國客船四隻，懸美旗航行，與美船同一保護。斯議漸有頭緒，而德政府忽為

新潛艇封鎖之宣言，對於中立國船舶之航行於封鎖區域以內者，爲無警告之攻擊。美人乃不得不怒。德國公文以一月三十一日，由駐美大使送交美政府，公文凡二紙，並附圖二紙，第一紙略述德政府贊成美國提議講和之意，末謂英國恃其海軍之強，封鎖吾德，欲使吾民坐斃。今和議既無希望，吾德不得不出最後之手段，以自衛，尙望美政府鑒其苦衷，永守中立，附劃封鎖協約國區域及詳註於別紙。第二紙聲明封鎖區域，自二月一日起，實行潛艇封鎖，美國現在停泊英法之商船，限五日內離歐，速取最近航路，由平安帶歸國。其已赴英法離岸不遠者，暫時可保無虞。惟以後除每星期一艘外，如擅進封鎖區域遇險，與德國無涉云云。此文達美，美國全國震動，蓋照國際公法，封港有有效無效之分。封港之目的，本在斷絕敵國糧食與軍火，故有效者但多派軍艦，巡行敵國沿海岸，使敵國及中立國之船，皆不得出入。如有偷漏者，則捕掠之歸國，設廳審判，照國際公法判決。如船中所載皆爲禁制品，則或充公，或隨時轟毀，惟視形勢之便。但轟毀商船，苟無反抗，不得傷人。故於轟

毀之前，必先照會商船之人，限以時刻，令其離船逃生，此國際上之慣例也。德國之宣布潛艇封鎖，本已違國際之成例，然前次宣言，並無聲明攻擊中立船之意思，不過謂中立船在戰爭區域內誤被攻擊，德國不負責任而已。而此次則直謂在禁止區域內之船隻，不問爲敵船爲中立船，當一律擊毀之，是爲今昔宣言不同之第一點。且前次宣言，以對於英國及其與國在海上不法行爲之戰時復仇爲名，而此次之託辭，則謂因講和失敗，以此爲短縮戰爭之手段。其所謂手段者，乃出於違反人道與蔑視國際法規之制限，而於中立國權利之法規，尤棄置不顧，此其不同者二也。夫前次之宣言，猶爲美國所不容，則對於此次之表示，自不容默爾而息，故美政府於接到公文後，卽由國務會議議決與德國斷絕邦交。二月三日，美總統威爾遜赴兩院報告美德交涉經過，且宣布絕交之理由。同時由外交部送致護照於德國大使，請其歸國，一面電令駐德大使向德政府索取護照歸美，復將交涉始末及美國所取手段，通告各中立國。且勸其與美國取一致之行動。當時歐美諸中立國，如

瑞士丹麥那威荷蘭西班牙巴西祕魯智利烏拉圭阿根廷波里維亞等，其答復德國公文，皆反對無限制潛艇戰術，嚴詞抗議，惟未與美國取同一之態度焉。

我國之對德抗議

德國新潛艇計畫之公文，於二月二日，由駐京德使辛慈送達我國政府。畧謂德政府將於二月一日以後，採用海上封鎖政策，對於中立國輪船航行於一定區域內，概與危險云云。四日，駐美公使顧維鈞以美德絕交事電告政府。同日，駐京美使芮恩施奉美政府命令，通牒我國政府，述美政府之意思，勸告中立諸國，做美國之例，與德斷絕國交。英法公使，亦向我國政府有所陳說，而德使則竭力為勸告中立之運動。經政府迭開特別外交會議，籌商善後之策。當時與議者，除國務員全體外，非閣員之陸徵祥汪大燮曹汝霖廕昌胡維德王寵惠梁啟超等，均參與討論。自五日起，會議四次。至八日，始決定向德國提出抗議。翌日，由外交部致送抗議書於駐

京德國公使，略謂：『查貴國從前依潛航艇戰策，敵國人民生命，損害甚非淺鮮。茲復更行濫用，欲實行採用新潛艇戰策，危及敵國人民之生命財產，實屬蹂躪國際公法之本義。若承認此項通牒，其結果將使中立諸國間及中立諸國與交戰諸國間之正常通商，悉被侵犯，而導專橫無道之主義於國際上。故敵國政府關於二月一日宣言之新戰策，特對貴國政府提出嚴重之抗議，且為尊重中立國之權利，維持兩國之親善關係，期望貴國政府，勿實行此新戰策。若事出望外，此抗議竟歸無效，使敵國不得已而斷絕兩國現存之外交關係，實屬可悲。然敵國政府之執此態度，全為增進世界之平和，保持國際公法之權威起見，自不待言。』同日咨復美政府曰：『敵國政府對於閣下通牒中所表示之態度，全表贊同。故特與貴國政府共採一致之態度。關於海上封鎖策，向德國政府提出嚴重之抗議，且表明中國政府今後因維持萬國公法本義，或將不得已而採認為必要之行動。』答復美政府後，並以此意通告各國駐京公使。翌日，參眾兩院各開秘密會，國務員全體出席，報告

其事。自是以後，政府對於外交上之計畫，及最後籌備，悉心討議，並在國務院內，特設外交委員會，於國務員全體暨各部所派中立辦事處辦事員外，邀致梁啟超、陸徵祥、夏詒霆、曹汝霖、汪大燮諸人，列席與議。而在野政客，亦互相聯合，組織機關，如外交後援會，外交商權會，國際協會，外交後盾會等，相繼而起，皆對於政府之方針，有所研究。其中較著者，推後援會商權會，爲國會議員所組織，前者多以援助政府爲主旨，後者則對於政府之方針，具懷疑之態度者也。

絕交之實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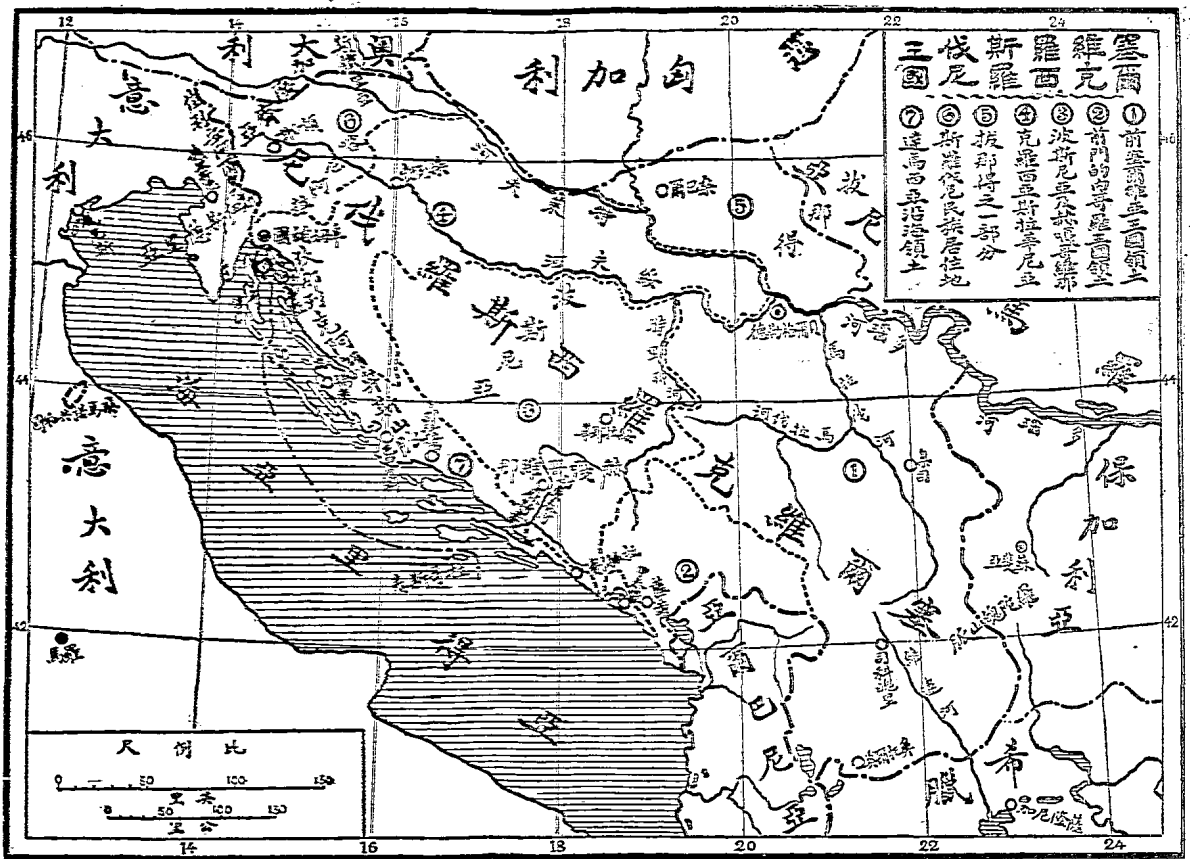
對德抗議書提出後，德政府遲遲未復，而協約國駐京各公使，則屢向政府陳說，勸誘我國加入協約國，並稱極願扶助我國。加入以後，如改正關稅，收回領事裁判權，緩付賠款諸問題，均可磋商。惟美使則勸我慎重加入，當與美取一致行動。政府迭經會議，迄無解決，然抗議書中，既有抗議無效斷絕國交之宣言，則苟非德國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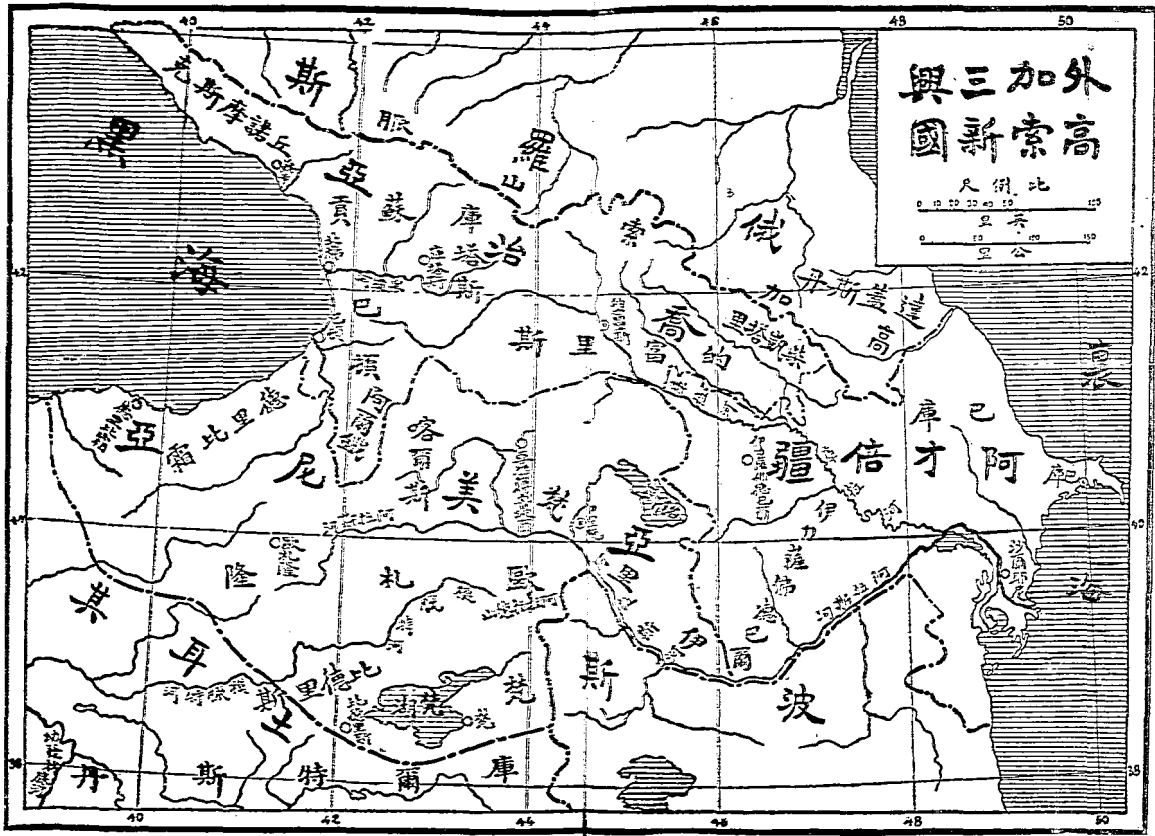
我取消新潛艇策，絕交一舉，早成必不可避之事實。故二月之終，政府中已多數決定絕交，一面遣人與協約國各公使，商略改正關稅諸事。各公使雖大體承諾，惟須俟加入以後，方允磋商條件。國務院遂復議致電駐協約各國公使，令向駐在國政府，探詢意旨。三月四日，國務總理段祺瑞，以對於駐日公使所發電文，請大總統蓋印拍發。大總統因電文中有對德絕交之語，慮異日國會於絕交一事，不予同意，有喪國際信用，擬先交國會通過，以是與段總理意見衝突，總理遂即日辭職赴津。教育總長兼署內務總長范源濂亦於同日呈請辭職。大總統即派員挽留。時副總統馮國璋以商榷外交方針，由寧入京，尚留都中，因赴津親邀，遂於六日偕段總理還京，照舊供職。是晚即將前電拍發。電文內容，大略令其與駐在國政府協商加入後我國所得之利益與可盡之義務，如改正關稅緩付賠款修改不平等條約及供給糧食工人等事。旋接各使覆電，協約國均大致承認，於是絕交之計益決。然是時各省軍民長官及在野人士中，對於政府之方針，尚多疑慮；如國會議員，則有曹振懋

唐寶鐸、丁世嶧等對德抗議之質問，馬君武等通電各省反對加入；各省長官，則有張勳、倪嗣冲、王占元等電請政府維持中立；在野名流，則有孫文、唐紹儀、康有爲、姚文棟、溫宗堯等之疊電政府、國會反對加入。其他各處團體，如順直省議會，奉天上海、天津、山東、廣東等各商會，暨他種商學團體，皆請仍守中立，而國會中反對派之議員，尤爲激烈。段總理特於三月九日宴國會議員於迎賓館，疏通對外意見。十日午後二時，參衆兩院各開秘密會。國務總理段祺瑞偕財政總長陳錦濤兼署內務總長范源濂、司法總長谷鍾秀、外交部參事伍朝樞等，先後出席於兩院，報告外交經過，並述對德絕交之不得已，請兩院表示贊助之意思。衆院經討論後，投票表決，同意者三百三十一票，不同意者八十七票，以大多數決定贊成。參院因討論過久，爲時已晚，未及表決。於翌日繼續投票，結果同意者一百五十九票，不同意者三十五票，亦以大多數贊成。而十日午後七時，駐京德使辛慈已以德國政府覆文送達外交部。文曰：『中華民國政府抗議德國新近宣言之封鎖政策，而附以威嚇，帝國』

政府曷勝駭異！蓋其他各國，僅僅提出抗議，中德邦交，素號親睦，且中國於封鎖區域以內，並無航業利益，則德之政策於中國毫無影響。乃今於抗議之外，獨附威嚇之辭，以增抗議之力量，是尤不能不令人驚詫也。民國政府之抗議書中，謂華人因戰事而喪失生命者，已屬不少云云。然須知民國政府絕未嘗以關於此種損失之事實及申訴，通知帝國政府，而就帝國政府所得報告，則知華人之喪失生命者，僅受人僱用，於前敵開掘戰壕及其他充當軍役之輩；蓋若輩已不啻爲戰鬪員，因以冒此危險也。帝國政府嘗一再抗議運送華工赴歐充當軍役，是德國卽在此次戰事中，亦未嘗不示中國以友誼；而帝國政府卽因顧全此友誼故，以此種威嚇爲非出自正軌，因望民國政府改正其見解，帝國政府願於中國之航業利益，力加注意。以此之故，德國今雖不能於敵人宣告封鎖以後，取銷其政策，而禁止實行無限之潛艇戰爭，然已準備磋商民國政府關於保護華人的生命財產之特別願望，帝國政府以如此對待友邦者，蓋謹依其平日見解。以如中國若與德斷絕友誼，則將失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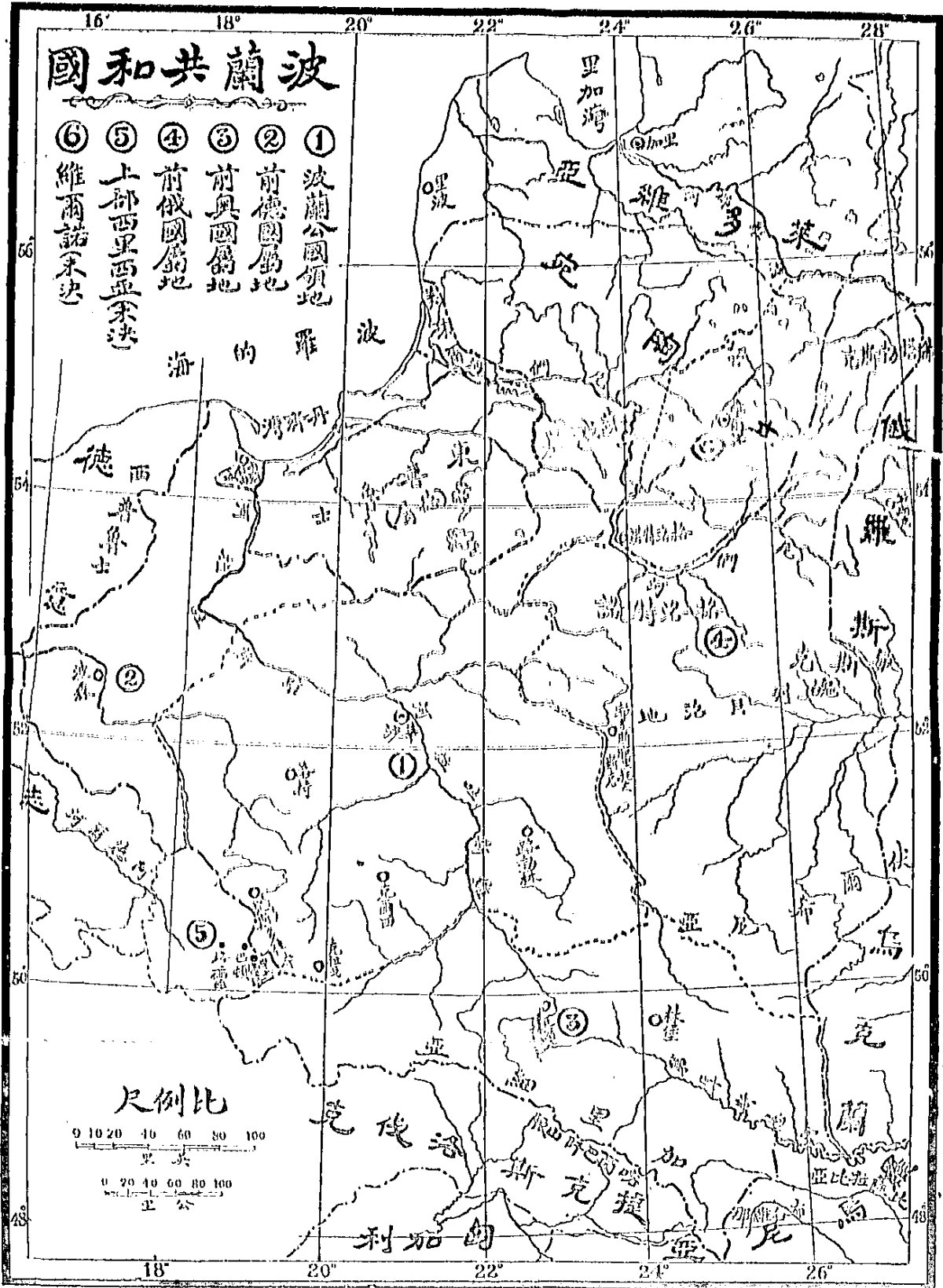
一真摯之友而陷於糾結不解之局也。並由德使附稱倘貴國欲提出保護航業利益之問題，本公使已由帝國政府授權得以磋商一切。政府接復文後，以德國仍不取消封鎖戰畧，即為抗議無效，遂於十四日宣告與德國斷絕邦交。由外交部照會駐京德公使曰：「關於德國施行潛水艇新計畫一事，本國政府本注重世界和平及尊重國際公法之宗旨，曾於二月九日照會貴公使提出抗議，並經聲明萬一出於中國願望之外，抗議無效，迫於不得已，將與貴國斷絕現有之外交關係等語在案。乃自一月以來，貴國潛艇行動，置中國政府之抗議於不顧，且因而致多傷中國人民之生命。至三月十日，始准貴公使照會，雖據稱貴政府仍願議商保護中國人民生命財產辦法，惟既聲明得難取消封鎖戰畧，即與本國政府抗議之宗旨不符。本國政府視為抗議無效，深為可惜。茲不得已與貴國政府斷絕現有之外交關係。因此備具貴公使並貴館館員暨各眷屬離去中國領土所需沿途保護之護照一件，照送貴公使，請煩查收為荷。至貴國駐中國各領事，已由本部令知各交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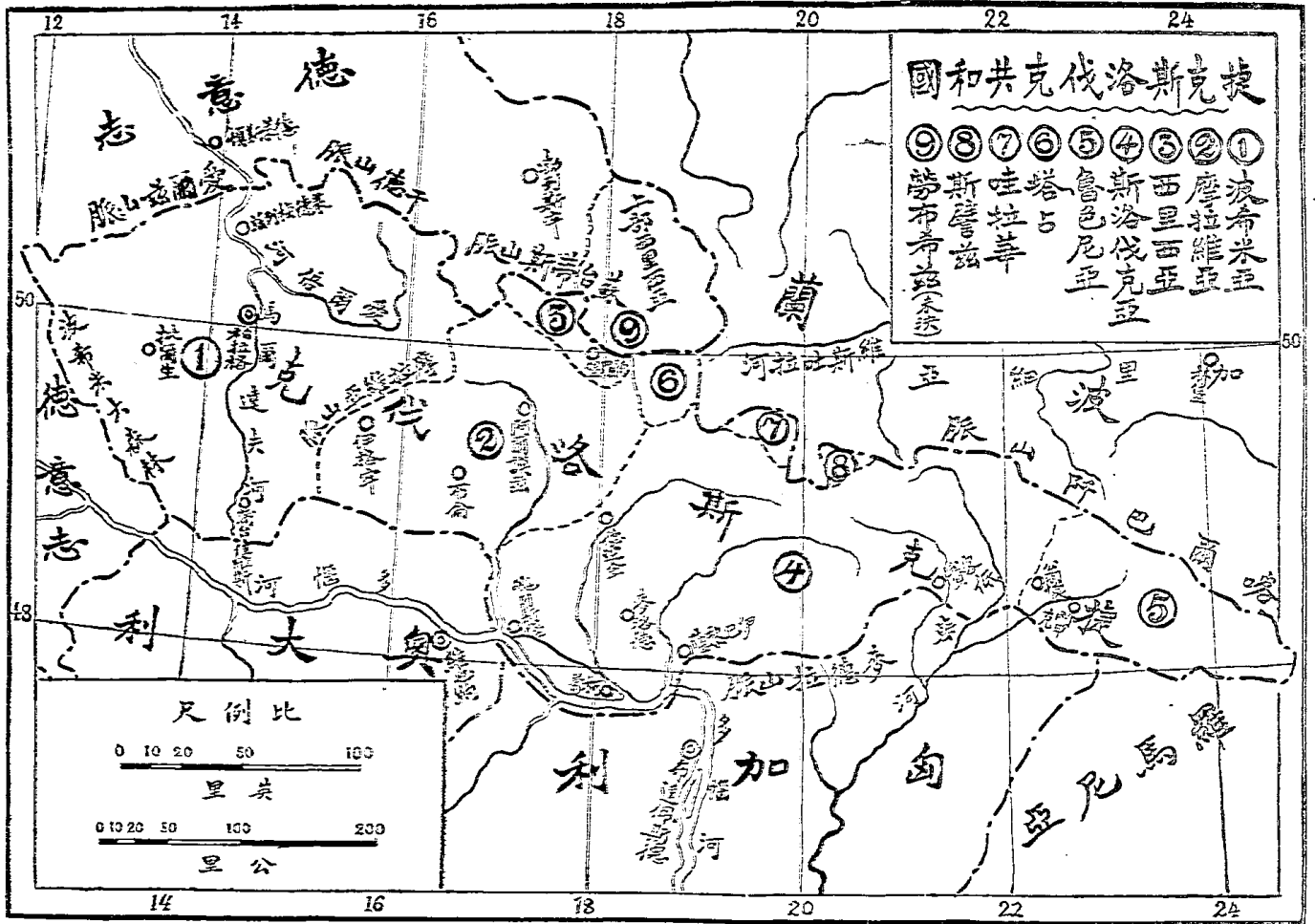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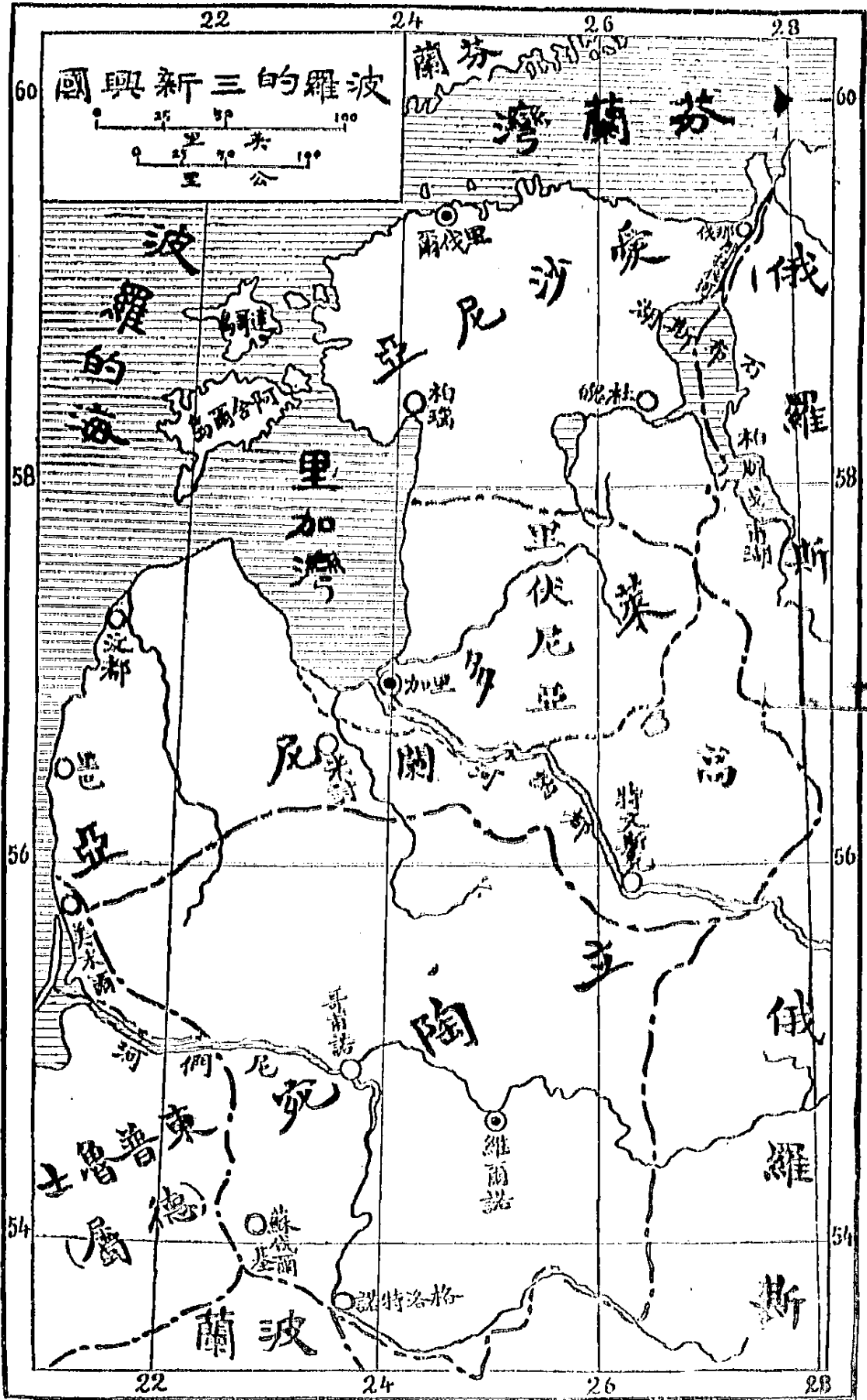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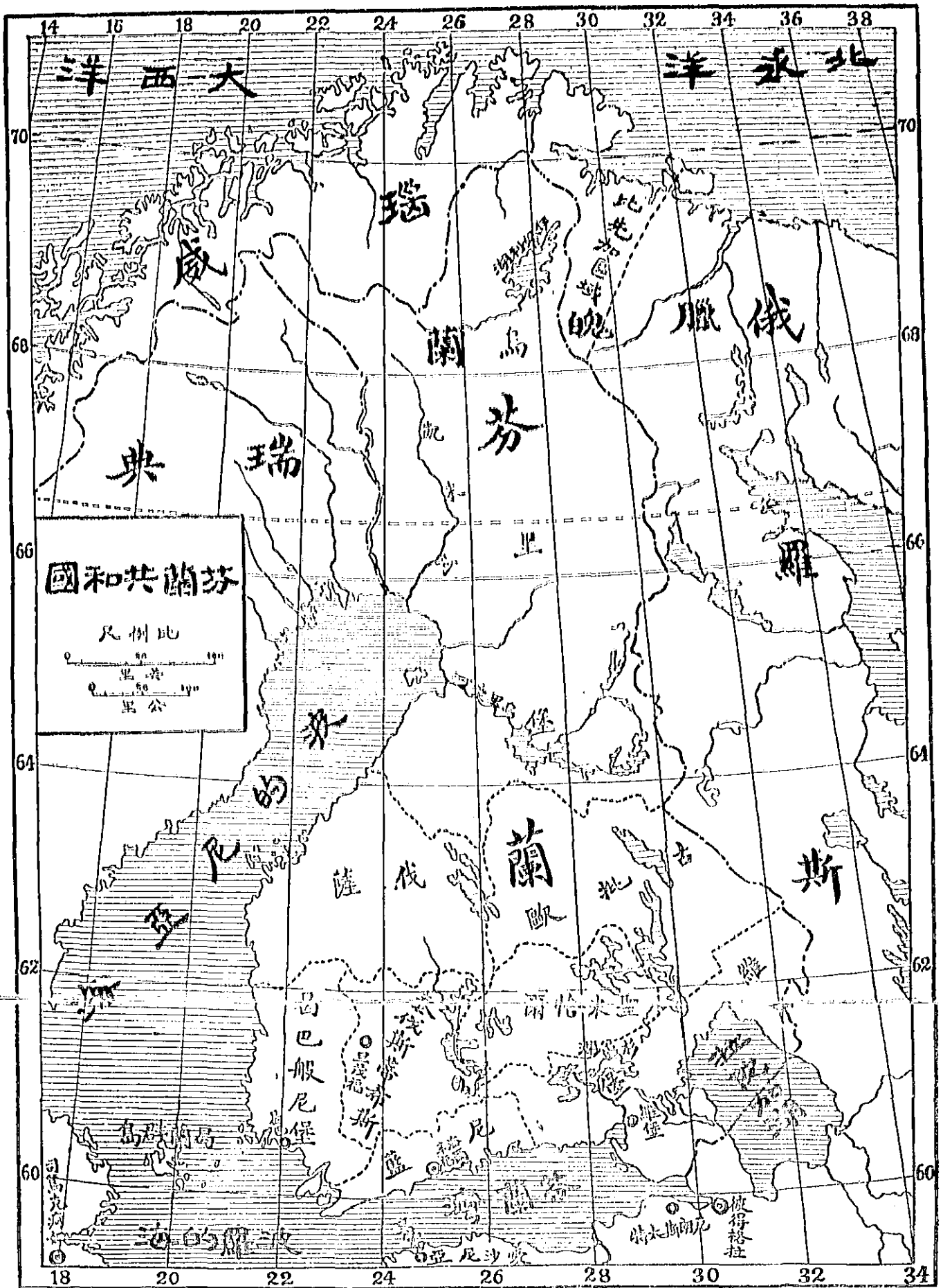
波蘭共和國

- ① 波蘭公國領地
- ② 前德國屬地
- ③ 前奧國屬地
- ④ 前俄國屬地
- ⑤ 上部西里西亞法
- ⑥ 維爾諾法









員一律發給出境護照矣。」一面電令駐德國公使顏惠慶向德政府索取護照歸國，並由大總統將與德絕交情形，布告全國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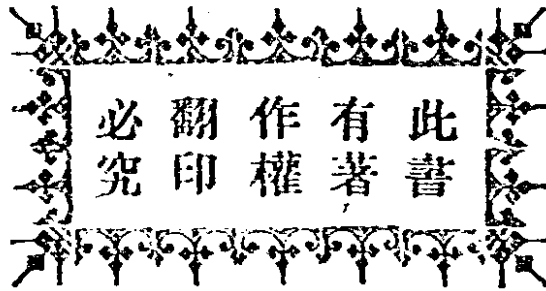


The Outburst of the Great War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回(東方文庫) 歐戰發生史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梧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1

579000